

客 家 親

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團結和諧崇正會，心手相連客家人。

HAKKANÊS 第31期 2006年10月25日 巴西・聖保羅 PARA DISTRIBUIÇÃO INTERNA

不是膨風

鄧幸光

「膨風茶」名字很通俗鄉土，「東方美人茶」則很典雅高貴，誰會料到都是「白毫烏龍茶」的別稱呢？

話說新竹北埔、峨眉一帶山區，是客家山莊，盛產茶葉，但會被一種叫「浮塵子」（又名小綠葉蟬）的小蟲侵害。有的茶農把被嚙咬壞的茶葉丟棄不用，有的則「燒瓷介食缺碗」（燒製瓷器的人卻用有缺口的碗——好的要拿去賣，壞的留給自己用，表示節儉。），留下來自己喝。有一次，當地有個茶商到日本做生意，帶了兩三斤這種「做壞掉」的茶，準備在旅程中自己喝。到日本後，無意間把這種留給自己喝的茶泡給日本茶商。沒想到很受稱讚歡迎，就強要買下這種茶。這個客家茶商不好意思把「做壞掉」的茶拿來賣，日本人以為他藏私不肯賣；如此幾經協商，才以一斤一百元的高價賣了二斤。他返回北埔之後，告訴鄉人。當時一位長工一個月的工資才七元，做一年長工的工資還買不到一斤「做壞掉」的茶葉，大家都說他「膨風」而不相信，但是「膨風茶」卻隨著這個故事流傳開來。在客家話裡，「膨風」就是吹牛、言過其實的意思。後來這種「膨風茶」在比賽中得到幾次大獎，價錢也節節攀高，貴到一斤可以換十二包白米。日治台灣時代，有一位總督更以當時二十個鄉長的月薪天價買來進貢給日本天皇；其他地方的茶農起初都認為是「膨風」，就更使「膨風茶」出名了。英國茶商也好奇的收購「膨風茶」（Puff tea）呈獻給女皇。女皇連續喝了幾個月由東 Oriental Beauty Tea 方美麗之島 Formosa 生產的茶，連每月例行的經痛也不藥而癒。龍心大悅之餘，就將其改名為（東方美人茶）。從此，「膨風茶」披上「東方美人茶」的包裝，就成了台灣享譽世界的特色茶。

「膨風茶」於初夏採摘，每年端午節的前後為產季，需要在沒有空氣污染、背風、高溫、潮濕、日照充足的多重條件下生長，不可施予化學肥料及農藥，以利浮塵子附著吸吮茶菁。這種受到浮塵子叮咬過的茶菁，用製造烏龍茶的方法做出的茶葉，茶心絨毛肥厚、芽尖帶白毫，枝葉連理且蓬鬆，呈現白、綠、黃、紅、褐五色，猶如花瓣繽紛。膨風茶茶湯呈琥珀色，有蜜香與果香，喉韻香醇溫潤。日本研究茶香的科學家發現當茶菁受到蟲害時，茶菁生產了一種特殊的化學成分，這種成分在製茶的過程中可以轉化成特有的香氣。至於茶菁為何在遭蟲害後生產出這種特殊成分呢？其他研究者證實，茶樹為了保護自己，在遭浮塵子叮咬後，茶菁會透過異常的代謝途徑產生這個特殊的化學物質，為的是吸引浮塵子的天敵「白斑獵蛛」來捕食浮塵子。大自然的生態鏈，在小小的茶葉上進行著因果循環，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膨風茶因其生長條件的嚴苛，加上要用人工採摘「一心二葉」的茶菁，再依傳統製法精製而成，所以目前全台灣只有新竹縣的北埔、峨眉兩鄉出產，且產量不多，使膨風茶以稀為貴。（桃竹苗其他地區和台北石碇，也有零散出產。）

我小時住在農村，周圍不是稻田就是茶園。我們上下學走累了、渴了，就在茶園順手採擷茶心咀嚼，或者吸吮小白花的花粉，或者採集果實榨油做茶姑(肥皂)。父親在龍潭鄉的八張犁租了一小片茶園，我常陪著媽媽去採茶菁，口中唸著「一心兩皮——一心兩皮——」以免採錯(三皮葉子還可以，再多就老了)。每年的春茶茶菁，父親會留下一些做給自己喝。我幫忙拿到日光下曝曬，變軟後就搬到室內用手翻攪，促使散發水分和進行發酵。晚飯過後，用煮飯的大鍋子炒茶菁——父親用長滿厚繭的手掌在熱鍋中不停翻炒，像練鐵沙掌一樣；母親燒火，我在旁跑腿。高溫炒過的茶菁，再經過父親用力搓揉，像做板(或麵團)一般不停的揉撚；到達一定程度後，就鬆散晾開放置一旁；等到水分蒸發完全乾燥後，才收藏在一個大甕中。每天早晨泡茶，就把手伸進甕中隨便抓一把茶葉，然後丟入一個褐色的大陶壺裡沖滿滾水就行了。這茶的第一杯，一定用來敬神桌上的阿公婆(祖先)，我們小孩都喜歡墊著凳子搶著做這神聖的工作。我們喝茶叫「食(嗜、吃)茶」，純粹是為了解渴，所以都是大碗大碗的食，有時乾脆對著茶壺嘴咕嚕咕嚕猛灌，真的像牛飲。當時那懂什麼品茶，可不知喝掉多少極品的「東方美人茶」？

前些年旅行到雲南洱海的船上，在白族的歌舞中，品味加了料而噱頭十足的「一苦二甜三回味」之人生三道茶。登岸後，被迎入一處台商經營的茶坊，有白族裝扮的小姐殷勤解說「東方美人茶」的典故，熱情勸飲來自台灣的「膨風茶」。我一小杯一小杯的品味，前塵往事就在鄉愁中——回味起來，真的引發三道人生的啟示：

第一，人生要緊的是內容，而不是名稱符號或外表形式。就像膨風茶或槿風茶，帶有譏嘲、唬人以及不可置信的語氣；東方美人茶，則屬推崇讚嘆；白毫烏龍茶或五色茶，則是寫實的命名。至於這茶的內容味道到底怎麼樣，就要靠你親自去品茗了。

第二，人是自然生態的一鏈，要尊重自然生態和生命。就像膨風茶，因為有浮塵子和白斑獵蛛的微小生命，才激出茶樹異常的代謝分泌作用，而使茶葉有特殊的香味。如果用人為的方法驅除「蟲害」，那結果就不一樣了！其他如珍珠、琥珀的形成，也都是同樣的道理。

第三，天地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膨風茶的因緣就是茶樹、浮塵子、白斑獵蛛、特定的時間、空間、氣候、陽光，還要加上勤奮的茶農、採製茶工人...等，必須和諧自然的聚合才能促成，冥冥之中有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有一個別地方的茶農，到北埔去買了許多有浮塵子的茶菁回去傳播，卻一棵都沒有成功，就是因緣不能和合的緣故。人是營群體生活的社會動物，更要廣種善因、常結善緣，這樣累積助因助緣，生命才能和合圓融而落實意義。

宋朝杜耒(小山)的《寒夜》詩說：「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千古名詩，傳達了以茶會友、君子之交的摯情。有一首客家山歌則說：「食妹茶來領妹情，茶杯照影影照人；連茶帶影吞落肚，一生難忘阿妹情。」這樣俏皮傳神而又刻骨銘心的「食茶」，大概只有相親「偷看」對眼的那杯甜茶可以比擬了。從膨風茶聯想到這些美感十足的生活詩歌，具見我們的茶文化水平已經很高了！

作為烏龍茶極品的膨風茶，其實從來沒有膨風；我這樣介紹膨風茶，也一點都不膨風。

(原載美洲華報留一盞燈系列專欄 2006年8月19日)

自修客語經驗談

劉俊男

(劉俊男先生，是新近到任巴西聖保羅文化中心的主任，他是客家女婿。他於今年2月19日應邀在春節聯歡大會上竟意外的用客家話跟大家講話，我因此向他約稿，沒想到他又給了我一個驚奇，談了很內行的客家話問題。這是一篇非常有內容和價值的好文章，請大家仔細研讀，必然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宇光 附誌)

一、大學時開始自修客家話

我是「客家婿郎」，內人是屏東客家人，而其祖父輩則來自南部六堆客家鄉的中心地—高雄美濃，但其實在認識內人之前，早就是個客家語言及文化的愛好者了。

20 世紀的 80 年代末期，正值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節，當時筆者還是個青澀的大學生，正與目前活躍於台灣政壇的「學運野百合」世代同輩，見證了台灣社會力的爆發，以及多元文化、不同聲音的崛起過程，客家文化也在那個時代喚起了人們的注意。

1988 年 12 月 28 日，有一場由客家族群發起的「還我母語」大遊行活動，對一向保守、內斂的客家族群來說，走上街頭可說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從此以後客家人發出了自己內心的怒吼，也向政府強烈表達捍衛客家母語及文化的決心。

有一位要好的學弟也參加了該項活動，從他那裏，我終於瞭解到 50 多年來客家族群所受的壓抑與委曲，也開始對客家話有了濃厚的興趣。就買了台灣客語專家羅肇錦教授所發表的幾本客家書以及一本由教會所出版的羅馬字注音客語會話教材，展開了客語的學習之旅。

二、客家人的起源

客家人的起源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在地方行政上，就建立了完整的戶籍制度，在太平時代，人民原則上不許離開原籍，如有「逃民」一經逮獲即遣回原籍。但在戰亂時代，尤其在五胡十六國期間大量人民逃離故鄉，遷往江南避難，行政當局只好在土著民所屬的「土籍」之外另設「客籍」，並註記各該客籍人士在北方的原籍地名，以示「光復失土」後，再將客籍人士送回原籍之意。

「客籍」一詞原初並非特定族群專用，僅係一通稱，因此無法斷言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客籍人士」即為現代客家人的祖先。以中國海南島為例，目前該島通行的「海南島話」是閩南語的一種，與廣東沿海的雷瓊話近似，卻與潮廈漳泉的閩南話差異較大，難以互通。但在閩南人遷入海南島之初，他們所說的語言卻長期被當地原住民稱為「客語」，直到近代才因其普遍流行而改稱「海南島語」。

據學者在大陸客家原鄉研究發現，客家人與苗傜族系一支的畚族存在極其密切的關係，畚族已遺忘其祖先的苗傜語而改操客家話，並自稱為「山客」，而其大姓鍾、藍亦為客家大姓。另一有趣現象為，客畚兩族雖語言相同，卻不相互雜居，凡自稱為「客家人」的村落，則人人均以「客家」自居，無人自稱「畚族」，反之亦然。而兩族語言及習俗均極為近似，唯一不同點在於畚族崇拜以狗為形象的「盤瓠」（一般認係「盤古」的諧音）為祖先，而客家人則無此習俗。

多數學者均主張客家祖先來自北方，但也有一位大陸的客籍學者透過歷代人口統計資料之研究，認為歷史上客家原鄉人口呈自然成長趨勢，並無大量外來人口移入之證據，而認為客家即為漢化之土著苗傜族。因此，對客家的起源問題，學界仍無定論。

三、客語的發音特點

客語的發音介乎華語及閩南語之間，因為客語保存較多唐宋中古音，而閩南語則保存較多漢晉上古音，至於華語則直接繼承元明近代音而成為現代華語（在台灣稱「國語」，在大陸稱「普通話」）。

例如「去」這個字，華語唸「ㄘㄩˋ」、客語唸「ㄈㄟ」、閩南語唸「ㄅㄟˊ」，從語音學的角度來看，閩南語最接近上古漢語，而客語則介於華、閩語之間，接近於中古漢語，語音的演變過程是ㄅ->ㄈ->ㄘ。

客家話可大別為四縣、海陸兩種，此外還有饒平、瑞金等較小的語群，台灣的客家人約有四分之三操四縣腔，四分之一操海陸腔。四縣與海陸的聲調幾乎完全顛倒，部分詞彙也略有差異，與日本的關東、關西腔的差別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自修客語的過程中，我還發現了客語與華語聲調的對應變換規則。

四縣部分，華語 1 聲變為 2 聲、華語 2 聲變為 3 聲、華語 3 聲變為 4 聲、華語 4 聲變為 1 聲。至海陸部分，則華語 1 聲變為 4 聲、華語 2 聲變為 1 聲、華語 3 聲變為 2 聲、華語 4 聲變為 3 聲。例如「客家人」三字，華語讀為「ㄎㄜˋ ㄐㄩˋ ㄖㄣˊ」，四縣讀如「ㄈㄟˊ ㄩˊ ㄣˊ」，而海陸則讀為「ㄈㄟˋ ㄩˋ ㄣˋ」，只要遵照這個規則去學客語，雖然不敢說百分之百，但八九不離十，可以說出近乎標準的客家話。

四、不分族群共同傳承客家話

客家是漢族中最受世人矚目的族群，日據時代日本人即發現台灣客家人所說的日語較閩南人標準，在讀書、工作方面也特別認真、勤勞。亦有外國學者將客家人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對客家人有極高的評價。

如今在台灣，客家研究逐漸熱門，但非客籍人士會說客語的比例仍然不高，更嚴重的是，許多客家莊紛紛「淪陷」，客家新生代能說流利的華、閩語，反而不會說客語，不免令人深感遺憾。

總結個人自修客家話近 20 年的體驗，客語其實非常好學，也很好聽，面對客語流失的危機，盼望不同族群的人，都能夠一起來負起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的責任，讓客家人堅忍不屈的精神永世長存！

鄧祥偉發揮客家本色 榮獲聖大醫學博士

僑界知名骨科醫師鄧祥偉，於八月八日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榮獲聖保羅大學醫學(骨科)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透過腿部外側新血管的發現，對於重建手術有突破性的論述。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口試過程中，他使用電腦投影條理井然的在四十分鐘時間闡述論文的重點和特色，然後接受五位委員的輪番口試。他們在提問前稱許論文：

「研究表現了對重建手術的重視和用心，而且內容論述非常清楚明確、詳細豐富，相信對於想朝這方面發展或研究的人，會有相當的助益。」

「是非常完整的論文，經由國際著名醫學雜誌審核刊登過，內容有極高的水準，對重建手術界帶來非常大的貢獻。」

口試完畢，休息五分鐘後，全體起立聆聽主持教授 Arnaldo 博士宣佈評審結果。他說：

「鄧祥偉醫師將重建手術帶入另一個新的領域；我們博士評審團五位委員，一致通過鄧醫師的博士論文，並恭賀他的成功與成就。他一直有卓越的表現，對工作熱忱、對病人關懷照護、與同事間的互動非常的好。雖然他已是著名的醫師，但對實習生並不吝於指導。這些做人、做事、治學的態度，應歸功於父母的教導和家庭的教養，所以我們也恭賀他的父母和家庭。」

鄧祥偉博士是鄧幸光(宇光)的公子，他記得祥偉曾於一九九九年十月月三十一日在「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的開場白自我介紹說：

「我不是移民的第一代，也不是第二代，可能是在兩者中間，應該算是『一代半』。」

宇光認為這些隨同父母移民的「一代半」兒童，成長最為辛苦、求學最為艱難、世代最為尷尬，祥偉也不能例外。他說，祥偉雖長於讀書，但是由於學業、事業、家庭三者不能兼顧，所以也走過不少挫折和心酸。希望這些「一代半」的世代和父母，要互相體諒和珍惜！(2006-8-10 美洲華報)

拜公媽

葉倫芳

● 序 言

「拜公媽」，就是「敬阿公婆」；「阿公婆」是客家人對過世祖先的敬稱。

客家族群非常注重親情倫常，為了感念先民來台拓墾的艱辛，及不時惕勵自我向上奮發，每日早晚都會向自己的先祖焚香祭拜，祈求平安吉祥。而在每年重要的歲時節慶，祭祀「阿公婆」更成為外地遊子及遷徙他鄉奮鬥的宗親，返鄉共享節慶的重頭戲。

客家人的祖先牌位將家族成員的名字依照次序直接刻上，可說是將族譜刻在祖先牌位，客家人稱之為阿公婆牌（或家神牌），安置阿公婆牌位的地方是公廳、家廟、或祠堂。通常每一姓氏都會有自己的祖祠，祭祖時齊聚一堂，很能凝聚家族向心力。

一庄一俗，入庄隨俗，是客家人非常熟悉而又落實在生活的諺語，顯示客家人強韌的適應力。台灣的客家人面對生活、自然環境、人文處境以及人際關係，既設法保存原鄉帶來的傳統，又調適成在地生活的習俗而自然化。「拜公媽」，就是「敬(拜)阿公婆」，正說明春秋時代源於河南南陽的葉氏祖先和子孫代代承傳的文化習俗特色。他們傳至第 85 世時，南遷福建泉州府同安縣，至第 101 世又遷至廣東惠州府海豐縣，後代遷至陸豐縣。清雍正 13 (公元 1735) 年，第 107 世東渡台灣而成為「來台祖」。在台灣出生的第一代祖先，建構日後的五大房系統，即所謂的「葉五美」，祠堂設在桃園縣新屋鄉永安靠海的大牛欄(據說已被列為古蹟景點)。他們到台灣後，初居嘉義，繼遷桃園大溪，再遷觀音三座屋，最後在新屋大牛欄定居下來。他們先後遷居過河洛庄和客家庄，為了生活需要，子孫都能流利使用客家話和河洛話，以後並成為例規。後代子孫稱祖先為祖公、祖婆（媽），「拜公媽」是河洛話(閩南話)，「敬阿公婆」是客家話；對於「葉五美」的子孫來說，都是敬拜祖先的同一份虔誠心意。

葉五美所使用的輩行詩，為一首七言律詩，共五十六字，可用 56 世(輩)：

泰朝道一啓天春，特大高廣旭明倫。斯時欲識同宗德，自此能知共本分。

葛藟河綿遍清野，壩麓氣雅及金昆。堂構既肯誰家子，科甲聯登在我門。

旅居巴西「葉五美」有第 113 世「明」字輩的葉明露老先生，第 114 世「倫」字輩的葉菊妹、葉倫群、葉倫結、葉倫灝、葉倫科、葉松林、葉桂美、葉桂鳳、葉素珠、葉美榮、葉金鳳...等，而 115 世「斯」字輩的就更多了。葉氏係大姓，目前在台的葉五美派下「倫」字輩有九百多人，「斯」字輩有兩千餘人。

本文作者葉倫芳是我過去的同事，誠懇忠厚、樸實務本，很能宏揚「葉五美」的古風。本文是他在聖保羅的胞弟倫灝給我的，他從「拜公媽」憶念父親，文如其人，不假麗詞修飾而感人之力道強烈。我讀後深受感動，尤其承先啟後、慎終追遠的心志更是令人欽佩，所以加上這一段小序推薦給讀者。（宇光謹誌，本文部份資料引自葉珊瑚《追溯葉氏宗族》、《葉倫會老師清明祭祖》報導。）

· 本 文 ·

如果你問我，在我的一生中，有什麼事情，值得把它當作永恆的回憶？我會明確告訴你，那就是到公廳拜公媽。我第一次自己帶着牲禮，到公廳拜公媽，是在要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那年是 1954 年，我才 11 歲，喔！已經是超過半世紀的陳年往事了。

回憶當時的情景，依稀記得好像還在放暑假中，是農曆七月的中元節。這天一大早，我就跟隨爸爸到田裏去「培蕃薯」，媽媽留在家裏忙著殺鴨宰鵝、剉米苔目，準備拜公媽的牲禮及傍晚要「拜門口」（就是拜好兄弟或流浪在外的孤魂野鬼）的祭品，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當天非常炎熱，在大太陽下「培蕃薯」很是辛苦，不但被曬得頭暈眼花，汗流浹背，還搞得人筋疲力竭，疲累不堪，實在受不了，我和爸爸在過了十一點鐘之後，便早早收工回家去了。

吃完中飯後，爸爸忽然對我說，下午你去拜公媽好了。我便隨口問道：「拜公媽不是要在早上嗎？為什麼是下午去呢？」只聽爸爸不疾不徐的回說：「我們一年當中要拜十次公媽，到底是要早上去，還是下午去拜，好像沒有很嚴格的規定，只是依照慣例，有的要在早上去拜，像是農曆二月初二、八月初二兩個公祭日，以及清明與端午兩節，其他的像是農曆正月初二、元宵節、中元節、中秋節、冬至、除夕等節日，則是上午沒空，下午去也可以。因為在農業社會，公媽也知道大家農事很忙，特別給子孫一個通融，自己看著辦好了。」

從小我對爸爸的印象是他的個性隨和，只知默默工作，不喜與人爭論計較，而且在家裏的時候，看起來有點保守嚴肅，不苟言笑，很少與子女溝通談正事，平時對子女的關愛至情至性，總

是壓抑著把它埋藏在內心深處裏，很少會在言語表面上顯露出來。但期待子女能夠出人頭地的心境，卻又十分強烈，這一點我們做子女的看得很清楚，也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得到。然而他出了家門在外面就不一樣，雖然站不上檯面，私底下卻也能說能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略有通曉，在地方上算是屬於甘草型的小人物，很多人也喜歡找他聊天抬槓，還蠻受歡迎的。

既然爸爸把話匣子打開了，我便抓住難得的機會又問道：「我們一年為什麼要拜十次公媽，這樣不會太多嗎？」爸爸先看了我一下，略帶微笑的說：「其實，拜公媽主要的用意，是在飲水思源不忘本，是對祖先的一種景仰懷念與思慕。你想想看，要是沒有祖先，那裏會有後代子孫？現在的公媽就是以前的子孫，現在子孫就是以後的公媽，簡單地說，每一個子孫將來死後，都會變作公媽，公媽與子孫的差別，只是時間先後不同而已，所以我們當子孫的人，應該經常到公廳去拜公媽才對。一年拜十次公媽，這是祖先前賢立下的例規，幾乎都是配合農曆的節慶，或是民間的習俗來定的，應該是有它的道理存在，說多實在也不多。」

爸爸越講興頭越大，我也很少看到他在子女面前，一次講了這麼多話，接著話峯一轉又說：「不管我們的祖先是在中國，還是已經移民來到台灣，早期在他們那個年代裏，都是處於農業社會，普遍物資缺乏，生活水準低落，即使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年無休辛勤不停的努力，也很難圖個溫飽。何況從事農業工作，全部都需要靠勞力去打拚，對身體的耗損非常之大。而且每家人口眾多，食指浩繁，三餐難以為繼，平日想來點油水加個菜，那簡直就是一個奢侈的夢想。人又不是鐵打的，機器也需要靠油來潤滑，油就是力量的源泉，因此大家對油水的渴望，非常殷切。所以有人打趣的說，我們利用拜公媽的機會，也順便拜拜『嘴洞』，適時打打牙祭，祭祭五臟廟，這樣對人的生理（身體），或許多少有點解饑止渴的作用。」

沒想到爸爸在家也展現了很少有過的幽默感，在我小小的心靈裏，覺得他真是一個很有學養的人。此時，我輕輕的把頭一抬，不經意間看到爸爸嘴笑目笑，眼睛發亮，好像是看到了希望之光。嘴角也盪漾著春風，一股自信、喜悅、驕傲的表情，完全寫在臉上。知父莫若子，啊！爸爸，我知道您心裏在想什麼？您已經在做交棒的文化傳承工作了。雖然我年紀還小，您有責任和義務把身上的擔子，慢慢地移轉給下一代，把祖先遺留下來的固有優良家風，一代一代的延續下

去，不要讓它中斷。爸爸，您的苦心，我能夠體會出來，而且永遠都不會忘記。

說著說著，媽媽見時候不早了，已先用大手巾把牲禮、香、金銀紙等包好，交給我上路了。我住在「大瓦厝」，從家裏到公廳有一段距離，要先走一大段小小的田埂路，然後會經過「牛落埤」（池塘名稱）的埤堤，並穿過公路，再走一段很長的鄉間牛車路，才能夠到達目的地——公廳。一路上，兩手不斷地輪流交替拎著大包包，雖然感覺很重，而且還一路無遮蔭，熱得半死，但我心裏卻是滿喜歡樂意的，因為我不來拜公媽，就要再去培蕃薯，那會更辛苦。到了公廳，我把牲禮擺放在供桌上，隨即點香拜拜，之後把香全部一古股腦兒插在香爐內，便在旁邊的長板凳小坐一下，稍作休息。這時我發現有些大人在廳內拜完後，拿著香往外走，有些大人站在供桌後，胸前合掌口中唸唸有詞，我心裏暗喊一聲糟糕，要來的時候也沒有問清楚，到底要怎麼拜？香要插在那裏？拜公媽還要做那些事？自己全然不知。於是起身，跟著手拿香的大人往外走，原來大門口還有左右二個插香筒，順便到處逛逛看看，感覺公廳很大，美觀又莊嚴。等燒完金銀紙後，便把供品用大手巾包好，打道回府，完成我生平第一次拜公媽的歷史性任務。

回到家後，爸爸也把蕃薯培好了，正在家裏幫助媽媽準備豐盛的晚餐及「拜門口」的事情在忙碌。我總覺得今天雖然不辱使命，完成拜公媽的任務，但是心裏卻有一些疑問，就把剛才在公廳所看到的事情講給爸爸聽，他聽完後說：「今天是你第一次去拜公媽，你年紀又這麼小，一點經驗都沒有，能夠自己一個人去，這樣做已經很不錯了。」聽了爸爸的誇獎，內心確實覺得很樂，原來拜公媽可以不必下田幫農事，還能得到大人的稱讚，真是何樂而不為，當時心裏就在想，以後要拜公媽的話，就叫我去好了，只是不敢說出口而已。

接著爸爸又說：「你剛才講有些大人在唸唸有詞，那是在呼請公媽，與一般的拜拜請神一樣，說得通俗一點，就是我準備一些牲禮來祭拜你，也希望你能夠對我有一些回饋，比方說像是請求保佑身體好、家庭和樂、五穀豐登、六畜興旺、頭做尾對、事業順利、賺大錢……等等，幾乎都是與名利有關的事項。其實，拜公媽不必這麼麻煩，會來公廳拜，那一定是我們葉家子孫，別人不會來拜的，公媽跟自己的子孫會心靈相通，只要你一踏入公廳的門，公媽就知道是什麼人來啦，根本用不著你去呼請的。」我聽爸爸說完後，感到有些深奧又有些簡單，在我幼小的內心裏，

似懂非懂，覺得大人的世界怎麼這樣囉唆，拜公媽就拜公媽，為什麼心裏還要想一些有的沒有的，嘴裏又不敢講出來的事情，真是搞不懂，反正以後自己再去拜公媽時，什麼也不必說，光拜就好了。

凡事一有了開頭，接下來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無數次。果然，農曆的八月初二是秋祭日，正好是星期日，好像也還在放暑假中，爸爸一大早就交代我去拜公媽，而且要早去早回，因為中午會有親戚來作客。上回是一個人自己去，沒有趕路的時間壓力，心裏覺得輕鬆自在。這回是和三個堂兄一起去，他們都比我年長好幾歲，全都在外地上初中或高中，個子長得高又壯，走路的步伐快且大，我的個子瘦小，連走帶跑也跟不上他們，只好請他們走慢一點，以免我脫隊太遠。

到了公廳後，因為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事後又請教過爸爸，心裏篤定得很，便依樣畫葫蘆，行禮如儀。上過香後，信步走出公廳外頭，看到來拜公媽的人潮，一波接一波湧來，趕緊回到公廳內，正好看到三個堂兄一字排開，站在供桌後面請公媽，我便一個人獨自去燒金銀紙，不一會兒就收妥牲禮，前客退後客，好讓後來的人有空位放牲禮，大家一起往回家的路上走。在途中，我很好奇的問他們，剛才你們都恭恭敬敬，雙手合掌，口中唸唸有詞，到底跟公媽說些什麼？有人說天機不可洩露，有人說希望考上好大學，並且交個漂亮的女朋友，另一人說請公媽保平安，快快長大，將來能夠賺大錢。每一個人的想法和要求都不同，葉家的子孫又這麼多，心想每個來拜公媽的人，只要向公媽提出一項要求，就會把公媽累得半死，怎麼忍心讓已經住在天上的公媽，再來操心人間的子孫。越想疑惑越深，便問三個堂兄，公媽真的會幫助你們完成剛才所提出來的要求嗎？他們回說，既然來拜拜，就要許個願，會不會實現，不知道，不說白不說，反正來拜的人都會這麼做，剛才你不是也看到了嗎？真是白問了。

回到家後，發現已經有客人來了，正和爸爸在客廳聊天。早期的農業社會，人情非常濃厚，只要碰到節慶的日子，親朋好友之間，相互走動頻繁，沒多久姑姑們也來了。吃過中飯，客人便陸續離開，等爸爸送完最後一位客人後，我又把今天去拜公媽時，所看到的情形說出來。此時，爸爸好像一眼看透我的心，知道我對他上次所講的話，仍有疑義。於是說：「拜公媽就是祭祖，為什麼要祭祖？簡單說，就是要感謝祖先的開基創業，以及養育之恩，祖先是我們的根，尋根溯本，

讓子孫可以代代相傳，直到永遠，是一種孝道的表現。天地再大再崇高，沒有祖先，就沒有子孫。因此，祭祖的實際意義，就是要把祖先的基業，繼往開來並加以發揚光大，知恩圖報，才能不忘本。上次跟你說過，公媽與子孫，心靈是相通的，不是我們要去請求公媽給予各種保佑，而是我們要善盡自己本分，時時處處做好人，做好事，做個好子孫，有這種心，才能光宗耀祖，不辱先人。所以拜公媽時，心意最重要，必須本乎誠，誠則靈，一個人只要有向上向善的心，時刻心懷公媽，不做對不起公媽的事，不讓祖先蒙羞，如此行事，自然就會有如神助。否則，不誠無物，儘管祭品再豐，再怎麼會請神，那也是虛的，只是在做表面功夫，無濟於事。就像有些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到處去拜拜，想祈求眾神明給予各種保佑，嘴巴甜很會講，有口無心，光說不練。神（人）前說一套，神（人）後又是做一套，沒有半點心意，只會要求別人，不知檢討自己，難道神明如此好騙嗎？這樣是沒有用的啦。一個人想要事業順利成功，首要的條件就是自立自強，不管你做什麼事情，先要有『勇氣』開個頭，再來要用『力氣』拚命去做，然後才有碰碰『運氣』的機會，最重要的是，凡事如果遇到挫折時，也千萬『不要洩氣』。勇氣要靠學識能力做基礎，力氣須以身體健康為後盾，運氣乃是機緣巧合的際遇，不要洩氣則是意志力的表現。總歸一句話，人就是要不斷的學習，努力充實自己，並且要時刻注意鍛練身體，穩穩把握住剛才所說的人生基本四氣—勇氣、力氣、運氣、不要洩氣，只要是對的事，就要堅持下去，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認知。我知道你想曉得下次再去公廳時，到底還要不要呼請公媽？有道是『有吃有行氣，有燒香有保庇』，這樣好了，下次再去時，你就告訴公媽，今天是什麼日子，某某人來拜公媽，我會好好鍛練身體，努力讀書，將來一定會做個有用的人，請公媽放心，絕對不會讓公媽失望。」聽了爸爸以上一段反向思考的大道理，使我茅塞頓開，疑團全消，心中的問題也獲得圓滿的答案。從此，便完全了解拜公媽的意義及儀式，並謹記在心。

爸爸雖然只有小學畢業，但對事理看得很清楚透澈，尤其對正確的認知，有自己的主見，能說服別人最好，不能說服別人時，也不會輕易盲從附和。這種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態度，正是俗話所說的「眾人喊，不值一人識」的最佳註解。那時我還小，竟然能聽懂及瞭解它的意思。我赫然發現，個性有些微畏縮的爸爸，對正確的事理有所堅持。就是這種堅持，讓他養成對是非善惡，有鮮明的意識。凡事只論是非對錯，不計

利害得失，縱使有事或受到委曲，也不輕易去求別人，寧可自己吃虧，絕不佔人一點便宜。爸爸，我好佩服您！正因有您這種堅持與作法，給我一個良好示範學習的機會，深深影響我一生的行事，讓我在往後的日子裏獲益良多。

從此之後，在我整個求學的過程中，凡是祭祖日遇到放假時，我都會到公廳去拜公媽，而且一定用爸爸所教導的原則與方式，向公媽敬謹稟報，不敢有絲毫請求或逾越。只是隨年齡的增長，及事實的需要，對稟報的內容，會作適當的調整變更。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很快我也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畢業了。以後到公廳拜公媽的次數也不斷增加，慢慢地，自己覺得，越來越喜歡拜公媽。一遇拜公媽的日子，每次準備從家裏要出發的時候，心裏就高興得不得了。來到公廳，更有一種喜悅的快感，非常奇妙。這種感受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是否就是爸爸所說的，公媽與子孫會心靈相通，因每人的境遇不同，不敢妄下斷言。宗親只要稍為留意觀察，就會發現：每次大家到公廳祭祖時，不管識與不識，都會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的互相打招呼；人人心有所託，平靜安寧，個個喜形於色，看不到有愁眉苦臉的人，全場充滿祥和的氣氛，彼此間就像是一家人的感覺。

時間飛快，1969 年 7 月我從軍中預官退伍，開始進入職場工作，先是應聘在家鄉的永安國中任教，二個月後我便考取行政院需用人員的乙等特考，年底便被分發進入中央機關服務，從此開啟了我人生的另一個轉捩點。那時還處在動員勸亂的戒嚴時期，以一個農家子弟，父母又無聲勢，一點背景後台也沒有，想進入中央部會工作，確實不容易。我要離開家鄉，到台北赴任的前一天，也曾到公廳向公媽稟報：「保證我會效法先祖不怕苦、不怕難、不怕險的精神，認真學習，負責盡職，一定會在工作上努力打拚，力求好成績，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葉家子孫，絕對不會做出辜負及對不起公媽的事情。」之後，雖因工作忙碌的關係，較少回家，拜公媽一事不得不又轉由爸爸擔任。但只要祭祖逢到放假日時，我都會排除萬難，回來拜公媽。每次向公媽稟報過自己的期許後，就會感到信心、勇氣、力量、智慧有所增長，能夠接受挑戰，克服困難，解決問題，而使業務推展順利。

1975 年 5 月 15 日，對我來說，是晴天霹靂的一天，下午四點多鐘，慈愛的爸爸明清公，在家裏看著報紙無疾而終，安詳的走完一生，距生於 1919 年 6 月 2 日，享年 57 歲，從此由子孫變作公媽。次年 9 月舉家遷往台北中和，因為公廳中

有我最親近的公媽，凡遇祭祖日，不論晴雨，不論工作再忙，沒有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趕回去，經常都會在早班的火車上、客運車上碰到返鄉祭祖的宗親，看到大家這麼虔誠的心情，內心感動不已。家父的正式名字是葉明清，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提到他的假（乳）名——「惡人」，在當時的年代裏，可是名聞遐邇，遠近皆知。這個假名聽起來確實有點不雅，但其原來的意思並非人如其名，只是取其「惡」音而已。話說當他還很小的時候，如果遇到有委曲或不如意時，往往會表情嚴肅，口氣不佳，講話的聲音也會比較大些，再加上肢體動作，看起來就有點盛氣凌人的樣子。這時他的父母葉秀三（旭三）葉余油妹，就會告誡他說，囡仔人不要這麼兇，你這樣發飆的話，不管你的個性再好，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很「惡」的人一樣。此後他每次生氣時，父母就會說他真像是一個「惡」人，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久而久之，大家自然就習以為常了。就這樣「惡」人一叫，便叫了一輩子，真是正名少人聞，假名天下知，以上是一段題外話，就此表過。

爸爸的過世，讓我覺得非常的悲痛與不捨。因為我從 6 歲開始，便跟隨他去放牛和下田工作。以後不管是在求學還是就業階段，只要一有空閒或是放假日，不待催促，我都會主動到田裏幫忙做各種農事，直到爸爸撒手人間為止，前後共有 25 年的時間。這 25 年可說是我一生的黃金時期，從年幼無知起，他便教導我為人處事的道理，傳授農、家事及生活上的各種技巧，並且培養砥礪我的節操志行，期待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夠走得安穩平順。事實上，我現在所具有的「農夫」特性 - 勤勞樸實，堅苦卓絕和樂觀進取的個性，也是從小由爸爸所塑造出來的。因此，這一生中爸爸對我來說，不止是父子關係，更是良師益友。

現在每當想起爸爸的時候，往事便會一幕一幕地湧現出來，久久難以自己。有一件事情，已經事隔 30 年了，這其中到底有何奧妙，至今仍令我百思不解？1956 年 5 月，在我小學畢業的前夕，因為要報考一個省中的初中部，報名表填妥後必須親自簽名蓋章。於是爸爸便去請當時在小學擔任教導主任的宗親葉倫書老師，刻一枚木頭圖章備用。這棵章，爸爸交給我之後，我一直都把它帶在身邊，從初中、高中、大學、服兵役到第一次就業期間，它是我惟一的一棵章。小至請假單到各種申請表件，大到關餉領薪水或是購物、置產、開戶存款、做擔保等等，我都是使用這棵章。因為使用的時間久，次數也太過頻繁，四周的邊緣早已被磨平，只能呈現出中間的姓名

而已。雖然如此，1969 年 12 月，我離開家鄉到台北擔任公職的時候，仍然帶著它一齊闖天下，始終把它當作「寶」在珍藏使用著。

之後，由於公務的關係，用章的機會大增，認為牛角、石頭章比較耐用，便請服務機關特約刻印商加刻牛角、石頭章各一枚。此時，我共有三枚圖章，輪流使用，為了方便管理起見，於是我找個小紙盒把它們裝好擺在一起，存放在有上鎖的抽屜裏面。幾年下來，公務生涯過得相當平順。豈料 1975 年 5 月 15 日，爸爸與我天人永隔，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所碰到比較大的傷心事情。而同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凌晨，我服務的機關突因電線著火，把整個二樓辦公室付之一炬。第二天上班清理火場時，發現辦公桌內的東西幾乎燒光。當我打開上鎖的那個抽屜時，眼睛為之一亮，那三枚圖章竟然好端端地躺在角落裏。我用手去碰觸時才發現，牛角、石頭二章只是徒具形狀而已，其材質早已火化成灰燼。而木頭章卻是毫髮無損，連一點被火燒過的痕跡都沒有，依舊栩栩如生，這真是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奇蹟啊！照理講：木頭應該比牛角、石頭更易著火燃燒才對，可是擺在眼前的事實正好相反。面對此情此景，一股「思親」的激動，隨之而起，心中好像湧起洶濤大浪，震撼不已。並促使我極力吶喊「爸爸」一聲，不知在天上已經當「公媽」的您聽到沒？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正如您所說的，公媽與子孫會心靈相通，子孫的一言一行，公媽都能了然清楚。對於先人留傳的祖德遺風，往往會在關鍵的情節，藉物顯靈並加護持，隨時提醒指引子孫，要心存光宗耀祖之念，千萬不要忘本。

1979 年 7 月，我在原機關晉升為一級單位主管，職責繁重，工作加倍忙碌，多年來，我始終不曾遺漏過任何一個祭祖日。一直到 1990 年，因調到另外一個新機關，責任更重，且第二年又搬家到台北市，時間調配有些盲點。還好小弟倫昌住在桃園，又在中壢上班，此時便由二人輪流去拜公媽，平常日他去，遇放假日時我去，有時也會兩個人一起去，手足情深，默契十足。慢慢地，小弟也和我一樣，對拜公媽之事，樂而不疲，好像頗得先父真傳。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中，自己即將邁入老年人的領域，2005 年 3 月 13 日，在我快要結束一生公務生涯的前夕，為了紓解思鄉念祖的情懷，又特地把家從台北搬到中壢。從此，在回老家及公廳的路途上，走得更加勤快。

我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唯獨從小就喜歡到公廳拜公媽，隨著年齡的增長，總覺得自己每次到

公廳拜公媽後，或多或少都會得到一些啟示與收穫。只要踏入公廳大門，整個心立刻就會感覺得到安、寧、平、靜，沒有憂愁，了無煩惱，也不起妄想雜念，好像公媽時時刻刻都在身邊護持，即使天塌下來也會幫我頂住一樣。出了公廳又會覺得心情愉快，自信滿滿，心生歡喜，勇氣倍增，也好像公媽時刻在告訴我，只有心平行直，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通行無阻，這些都是我多年來拜公媽的心得。歲月催人老，人生很無常，我們每個人將來都會死，死了就要當公媽，但願我們五美葉家子孫，能夠深切體認，文化的傳承就是生命的延續，希望大家逢年過節的時候，常常回到公廳來拜公媽，要把傳承的棒子，一代一代的交接下去，不要中斷，直到永遠。（2005.10.06.）

無盡的思念

琴

我不要說再見，因為在我心深處，我知道你並沒有真的走遠。我總是對聖母低訴，從她平靜的笑容裡，我得到了你的訊息。我又無法欺騙自己，當那失落的空虛向我襲來時，在難耐的思念裡，我又忍不住的讓淚水一次又一次的滴落。

你留下的遺照，笑得那麼灑脫，當我心痛淚下時，望向你，又看見你慣有的溫柔，成熟中又帶著無邪的天真模樣。淚水中，我不禁回報你由衷的微笑。

哥哥們壓抑著悲痛的心，下了班，本應快回家休息，但還是時常帶了孩子們跑來，還帶著點心、蘋果、菜。天氣陰陰的，冷冷的，屋裡的氣氛低落得抬不起頭來，他們把憂傷揮了出去。雖然心中被淚水溢滿，但我還是慢慢把那杯香溢帶著安慰與愛心的茶喝了下去，我抑制著內心的傷痛，與大家談論著，我知道他們的心和我一樣的啊！哥妹們對你的不捨，心痛的淚水，與媽媽的都揉合在一起了。

你舅舅、舅媽堅持帶我去聖伯鐸清泉住兩天。真情、盛情難卻，我與他們到了這綠草如茵，萬籟俱靜的地方。雖是冬季，但那滿山松樹上盤滿了不同顏色的花枝，漫步山林小徑，我們談說著年輕時的往事，他們細心的安排，輕鬆的話語，平撫了我凌亂的思緒，深深的感

受到親情的溫暖。我把內心的憂傷都灑向那翠綠的叢林，那些盛開的花卉在提醒我生命還有燦爛的一面。

寒風又至，冷雨敲窗，你遽然離去的那幕情景又一次呈現在眼前。雖然我拒絕接受，但我知道我必需接受。前些日子看到鄧老師，他帶

著充滿關懷的語氣說：「我知道，妳已走出來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有那麼多的關懷伴在我左右，你安心去吧！你給我那麼多美好的回憶，使得今日的苦澀不是那麼難嚥了。我會踏著如同以往一樣的脚步前行，祇是多了那永棲心頭的無盡思念。

隨緣拾穗

蔡正美

一盅香茗為侶，隨手譯出兩短篇，但願為心田帶來些許激盪！

● 愛的傳說

從前有個人看到他家鄉民風不淳，惡事頻生，決心出發找尋他所信仰的聖神，求祂施大法力來改變惡劣的境況。

趕了一天路，天黑時人已疲倦了，他決定在一棵大樹下休息。當他快睡著時，不知從那兒突然飄來了一串問句：

「喂！你叫甚麼名字！」。

他猛地吃了一驚，毫不加思索地就冒出：

「我？我的名字叫愛。」。

「那你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愛這時滿面憂愁的回答：

「我來自一個沒有陽光的地方，那兒壞事叢生，久不見和平與希望。」。

「你這麼憂心重重地又準備上哪兒去呢？」。

「我要到祖先的神殿，去見偉大的聖神，祈求祂施大法力救我家鄉，讓那裡又回復安樂與希望。」。

那聲音靜默了一會兒，接著又說：

「你不用上那麼遠去找你們的聖神，我就是你正尋求的。但只有當你虔誠地祈求時，我才能滿足你的願。」。

愛想了一會兒，跪地念了祝禱辭，接著就祈求：

「神啊！請將我變成一個大石塊，蓋在那火山口之上。」。

已現身的聖神這時疑惑的問這人：

「我以為你會要求我恢復你家鄉的安樂與和平；怎麼突然發這樣一個願呢？」。

「我照您的指示，已虔心的祈禱了，現在就請您履行諾言。」，愛堅持著。

神果如其所願，將愛變成一個大石塊，蓋在火山口上。

這當兒，火山轟隆作響了，一開始噴發，就將蓋在山口上的愛爆成幾百萬碎片，遍灑於地球的每個地方。

啊！這麼一來，這世界的每個角落，都擁有了一份愛，光明與希望又回到人間來！

● 印地安隊形

排著印地安隊形，世人不停地走在地的表面——人人身前都兜著一個袋，背後也掛著那麼一個袋前頭的袋裡，裝著自己的美德種種...

後頭袋裡盛的是本身的缺失，一件又一件...

生命的步伐不停往前邁，各各目不轉睛瞧的是——自己擁有的許多美德，它不就滿滿裝於胸前袋？

我們還狠狠盯著前面的同伴，只見缺失盈盈...

看！就馱在他背上，滿滿地那麼一袋.....

如此，只往前看，我們總以為自己遠超過那同伴——

殊不知背後的隊友，對我們，也以同樣眼光來相看！

改變吧！將自己兩個袋，前後換過來，

如實見，如實悟！這會兒改變還不嫌晚

只是，千萬可別再輕忽與懈怠囉！

用贊助參與本刊的經營， 感謝您的繼續支持！

自 28 期開始，贊助存款的帳戶已改為：

BradescoAg.199-6.c/c78490-7.HuangC.Hsiu (已存入原帳戶者，我們會轉過來，請放心！)本專款專用原則，歡迎大家共同監督，並隨時提供建議以求改進。

《客家親》已發行 10 年，感激大家的愛護支持和贊助，這是鼓勵我們持續走下去的活水源泉。我們以惜福的感激，珍惜每一塊錢；請不要因為錢少而不好意思。我們保證，一定會讓每一塊錢都發揮最大的文化服務效益。

贊助的經費，基本上為每期巴幣 10 元，存款後請將數額及姓名傳真到 5093-9715，以便次期刊登徵信。贊助經費多多益善，並無上限；整期(數期)或大額經費贊助，請直接通知會長或本人；至於廣告贊助，也是我們活絡財源的管道，歡迎大家利用。

請記得：經費贊助和投稿、編輯，都是參與本刊的經營；而且積少可以成多，能匯聚每一位鄉親的心意，是《客家親》長遠的福氣。

本期刊登贊助芳名如下，再一次謝謝您的關懷支持！

王佩琿 50.無名氏 30.林羅貴珍 50.

曾素霞 2000.童崇山 200.詹玉霞 500.

一閃一閃亮晶晶

邱秀文

小時候，看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心想，那地上的呢？

有一年，和母親上街，在鬧區一家專賣外來商品，那時被稱為委託行的櫥窗角落，看到一塊墨黑的絲絨布上面，只放了一枚別針，那是一個中間凸起的星星，漂亮均勻的切割體，使它的光向四面投射，每道光都是小小一道光源，雖小卻亮得不得了。匆匆幾瞥，覺得那亮光不止飄進眼裡，更閃到內心深處。

出國之後，偶然一次逛一個有幾百家店的特大商場，忽然發現有一家小鋪，它的牆壁是酒紅色，內牆鑲成小弧形凹了進去，店裡只有幾個小櫥，一律鋪了海軍藍的絲絨布，和深藍色的地毯，每一個牆座或櫥窗都發出熠熠灼光，霎時，我竟天真地懷疑，天上的星星掉了多少顆到這裡來？

這家小店面，我把各種顏色的每一束光都看了，那個下午眼睛總盯著幾個發光體。那對如骰子大小的耳環，利用正方形四角巧妙的小切割，雖是白色透明體卻能形成好幾重光亮。另有一對血紅的橢圓耳環，紅色的熱情在它的形體上卻是紅得端莊，因為它的光是內暗式的，如厚實凝注的血。

從此，我就迷上了水晶。

有時，我一人靜坐，觀賞那些逐漸累積的飾物，看它們在那裡藉由各個角度形成多重瑰麗的光彩變化；光的散射，呈現了物體的質感，如果再加上光線的映照，它們更加晶瑩剔透。我想，那就是一種魅力，總是誘發我回到許多年前一見它驚艷的喜悅情緒裡，覺得年少時的某種想像、嚮往，都實現了。

不知不覺從耳環、胸針、項鍊、戒指、手環、皮包……加起來有兩百多件，全是「施洛華世奇」牌（Swarovski）。我並沒有特意去收集，只是當初從著迷水晶開始，看到的是這個品牌，就像對人的一往情深，那感情一旦烙印腦裡激發，就無法揮去。對著它們，竟覺得像是遨遊個人的小小星河。

小女兒滿十二歲那年，年齡剛剛合法可以當小保姆，第一次賺錢，她把為鄰居看顧小孩的鐘點費存起來，那時他們付她一小時兩元，聖誕節時

買了一副「施洛華世奇」牌、比米粒稍大的耳環給我。我每次端詳它們，心裡覺得它們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為了要長期戴著它們，還打算去穿第二個耳洞。

我最喜歡百合花，好友美玲買了百合花型晶亮修長胸針送給我的同時，大女兒恰巧送我一枚相同牌子、同款式而小一號的百合花別針，把它們擺在一起，相親相愛的光芒油然而生。我每回只要佩戴，一定把這一大一小同時戴上，它們好像一對姊妹花，友情和親情，可不就是人生相扶持的姊妹。

對物的一見鍾情，投緣終身；人情，又何嘗不是如此。（舊金山、原載美國世界日報）

剃頭 阿釘四

年過半百，對頭髮的造型和長短便不太去注重，幾十年來都在同一家理髮店理髮，不用開口便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從進去到出來可以不用說一句話。常年蓄個短髮，無關美醜，只圖方便而已。

小時候，從來沒聽說過理髮這個字眼。鄉下男孩子的頭都是用剃的，而且都不需上剃頭店，剃頭師傅每個月都會到家裡來服務，男女老少的頭髮都由師傅包辦。一張長板凳坐上兩個人，這顆頭便任由師傅宰割，不知是師傅的刀不快，或是我的頭髮大粗硬，每次剃頭都是連剃帶拔，剃一個頭下來，早已是眼淚和鼻涕糊得整臉，真是慘不忍睹。小女生也好不到那裡去，一個簡單的門頭也經常剪得梨花帶雨。因此剃頭對我來說，好像是上斷頭台一樣，令我心生恐懼。

歷經幾回痛苦的感受，每每看到剃頭師傅拎個包袱遠遠走來，我便偷偷地爬到床底下躲起來，床底下有許多圓石頭，後來才知道這些石頭是祖母給孫子們「安膽」用的。孩子出生時，便在床底下放置一粒圓的石頭，可以幫孩子壯膽。我把玩著石頭，不知不覺中睡著了，醒時，斜斜的夕陽早已照向床底，我好像逃過一劫而重生的快樂。然而，換來父母一頓臭罵是免不了的，因為他們到處找我找得發慌。而今我有膽識有擔待，應該感激祖母當年為我安了膽。想到祖母那敬天畏神的純樸舉止，直令我動容。

我們的剃頭師傅年紀比我大很多，但是在輩份

上我稱他為哥哥。兩兄弟一位叫阿欽哥、一位叫阿樹哥。當年為了一擔穀子的代價，便得給我們服務一年。五十年代的生活苦難，可見一斑。年前回臺灣，遇到當年為我們剃頭的阿欽哥，七十幾歲了，每天都到大舞場飄舞，國際舞跳得非常好。隨心所欲之年，能有自己的嗜好，真是可喜可賀！我想剃頭和跳舞都是一種藝術，相信他是一位懂得生活藝術的人。

上了初中，還是逃不過剃刀生涯，三年都頂著大光頭，髮長的標準一般都用指測，中指和食指往頭髮一夾，只要頭髮露出指面，便逃不了被修理的命運。當年的訓導主任，長得瘦瘦高高的，好像大家都欠他錢似的，臉上從來都不曾露出笑容，我們都討厭他，因為他喜歡和我們的頭髮過意不去。每個月的儀容檢查，一定有人會被修理，經常看到頭上被剃成瑞士國旗的男生。至於頭上剃個十字，是否會傷了孩子純潔的心靈，大人從不曾正視和用心去探討。瑪丹娜唱歌時把內衣穿在外面，麥克決遜唱歌老是喜歡摸那裡，像這種行徑大家都能接受，唯獨對頭髮的長短不能忍，著實令我納悶。這種修理方式若發生在今日，一定會造成輿論的嘩然。我們不喜歡訓導主任的作風，因此給他取個外號叫「阿歪」，因為他的名字裡有個「正」字，聽說這個這個外號一直被沿用到他退修，真可以說是「英名」遠播了。

頭髮是用來保護頭顱用的，為什麼一定要學生留短髮？聽說臺灣的髮禁也走入歷史了，不知算不算是從善如流。一個髮禁可以屹立半個世紀不被撼動，也算是今古奇觀。回首過去的歲月，委實為那些曾經「護髮」的學子叫屈。

踏出校門後，我曾高高興興地留過披肩的長髮，也曾燙過髮。其實髮型會隨年齡而改變，一切順其自然，隨其所好便是了。剛上班的時候，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便是關心頭髮，面對鏡子塗丹頂髮蠟，用吹風機吹得平平穩穩的。其實男人也會為悅己者容，最起碼當時我有這種心態。結婚生子後，生活的擔子隨之而來，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整理頭髮，一切力求方便簡單便是了。

一生中有過幾次難忘的理髮經驗，記得有一回理髮，師傅發現我們都是同故鄉的人，因此聊得特別起勁，不時口沫橫飛，剪刀在我耳邊咔嚓咔嚓的響，而我呢？倒是正襟危坐，接不上話題。突然，我感到右耳陣痛，還沒來得及定神，微熱的血早已沿著脖子流下來，至此才發現耳朵被剪了一大塊。一時間，大夥兒手忙腳亂為我此血，

連最起碼的紅汞水都沒有，找到一個火柴盒，把旁邊用來擦火柴的地方，撕下來當成止血帶。直到現在，我還沒弄清這種止血法，是否有醫學上的根據。這次的意外，換來的是免費理髮，但卻在我的耳朵上，留下一個永不磨滅的印記。

理髮時，最容易放鬆心情，因此理髮座上打個小盹，並無傷大雅，如果太過頻繁便不是好事。記得年輕時，假日爬了蝙蝠洞後，接著又去理髮，可能是體力消耗太多，一坐上椅子便不聽指揮地打起頓來，左點一下，右點一下，點來點去。結果那天頭沒理成，還把理髮小姐急得哭出來。之後才知道，那位小姐是新手，第一天上班便遇到愛點頭的客人，一時不知所措，難怪她要急哭了。有過這次的尷尬的經驗，往後理髮時，我都盡量保持清醒，好讓師傅完成他的藝術作品。

小時剃頭怕痛，怕被陌生人接觸的不慣快，心存恐懼倒是情有可原。但是成長後還有恐懼感，一定是另有隱情。退伍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重市謀得，剃頭的恐懼感也是在那時染上的，且久久不能釋懷。話說有一天晚上，我走進一家還算豪華的理容院，理容院的服務也是一流的，一坐定便有小姐奉煙和奉茶。煙我不抽，茶倒是喝了一杯。小姐問我是要在外廳理還是在內廳理，我一時會不過意，反問她有什麼區別。她說外廳的小姐穿的是迷你裙，內廳的小姐若有穿褲子便免錢。終於明白，我是進錯地方了，正想抽身，馬上出現兩位彪形大漢，兩臂刺青，口嚼檳榔，露出血盆大口，正對著我微笑。至此，知道已入虎穴，正是進退維谷——所謂進者，若留下理髮則必失身；所謂退者，若不留下來理髮則必破財。只因我喝了那杯茶，便花了我半個月薪水的代價，才讓我安全離開。從此我進理髮廳都有一種壓力，深怕重蹈覆轍，這大概是臺灣的理髮文化，只是，那時的我還不太能適應罷了，這是卅幾年前的舊事了。

而今，孩子也在頭髮上大做文章。初中時，中規中矩理個平頭。高中時，染髮、理龐克頭。大學了，長髮披肩，背影好像是青春玉女一般。孩子的髮型變化，我並不以為忤，有一天他厭倦了，他會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髮型。頭髮再變逃不過長長短短，那又何必與頭髮爭長短呢？

其實理髮像是生命的過程，年輕時候的旺盛精力，追求的是多彩多姿的人生，像是千變萬化的髮型。曾幾何時，步入不惑、知命之年，好像是鉛華落盡，追求的是那份篤定、平和，一切又將

歸於樸實、豁達，那心情就像是我頭上的短髮那麼簡單。

點點滴滴憶阿哥

長虹

年近花甲，和大哥相差六歲，看似差距不大，但是當年他讀高中時，我才讀小學四年級，那時的感觉便不同，對他總是又敬又畏。當我不再怕他的時候，他卻躲在雲深不知處，相遇只能在夢中了。

小學時，和大哥同睡牛欄旁的大眠床，床下堆滿蕃薯和冬瓜，床上鋪著曬乾的稻草，躺在床上老是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冬天時，總是搶著那床又薄又硬的被子。

記得眠床上有一張矮書桌，有兩個抽屜，高度正適合盤腿而坐。每當他在燈下磨蹭的時候，愛睡的我早已走進夢鄉了。那兩個抽屜老是用小鎖頭鎖著，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把鐵絲錘扁，製成萬能鑰匙，趁大哥不在的時候把鎖頭打開。裡面有幾本文夏、文香的歌本，還有一些信件，應該是情竇初開的情書吧！最令我嚮往的是那隻口琴。往後我經常偷開他的抽屜，並不是想知道他的隱私，而是很自豪自己的開鎖技術，好玩極了。另則是被那隻口琴吸引住，我經常偷偷地把它拿來胡亂吹奏一番。那隻口琴大哥不知怎麼弄來的，依當年的家境實在是買不起，別誤會，我並沒說那是偷的。大哥吹口琴的技術不很好，不過我小小的心靈卻崇拜不已。大概是耳濡目染的關係，我也學會吹口琴，好像技術比大哥略勝一籌。

父親有一個好習慣，每當睡前一定會檢視門窗是否關好。仲夏夜，大哥經常會偷溜到下庄聊天，我只知道有個同學的姐姐長得不懶，也是住在下庄，至於是不是找她廝混便不得而知。他交代趁父親睡覺後，把門栓偷偷打開，好讓他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家。我倒是挺上道的，每回他出去，我會自動幫他把風，不用他再耳提面命。最近和母親提起大哥年輕時的往事，母親卻一點都不知情，足見我的保密功夫不錯。他有一個那麼貼心的弟弟，在天之靈要感到慰藉才是。說實在的，我替大哥把風也會得到好處，經常可以分到幾小匙的胃散，那是從牆上的藥袋裡弄出來的。說也奇怪，直到現在我還是喜歡行軍散、強胃散的味道，沒事會偷吃一小匙；太太說我有病，其實她不知道，這是童年記憶糾纏不清的心病。

有一回大哥要我和他一起去玩水，那時的我還穿肥料袋製成的內褲，他不知從那裡弄來一條三角形的褲子，把那個地方包得鼓鼓的，令人看了會不好意思。現在想起，我還真有一個前衛的哥哥。我在池塘淺水處學狗爬，他則兩臂車輪似地往深水處划，不過揮不了幾下便沈下去，接著又划回池邊。倆人玩累了，便坐在燙人屁股的石頭上，慢慢地把內褲燙乾。因為我小時有氣喘的毛病，父母最忌諱我玩水，但是他們作夢都沒想

到，這個哥哥會帶著弟弟去做違背父母的事。

農忙時，除了長工，會請些臨時工幫忙收割；工人都有抽煙的習慣，記得一種是紅袋子上面有片葉子的，一種叫新樂園。大哥有時會偷抽兩口，我在旁邊看得直流口水，他讓我吸一口時，才發現味道不好，噙得我兩眼流淚，所以直到今日我對香煙不曾有過好感。

年過後忙著翻土，因為我個子小，體重不足，因此踏割耙都是大哥的份。看著大哥站在割耙上的英姿好生羨慕，大哥看到我可憐兮兮的模樣，答應載我一程，我站在割耙上好不威風，在一個轉彎處，我一個踉蹌，跌得渾身是泥。我在井邊沖洗乾淨，等待冬天的太陽把衣褲曬乾，因此連午飯都錯過了。

我想，以前的農人是敬天地的，每年兩回的除草，我們都是雙膝跪在大地上，然後用十隻手指在泥裡拏來拏去把草除掉。聽說這種除草的方式早已過時了，現在都是使用除草劑除草。除草最怕遇到水蛭，水蛭是一種蠕形的動物，口腔有緣像鋸齒，附着在皮膚上吸人的血液。除草時，大人都有護套保護雙腿，我們小孩子都是打臨時工的，一般都沒有使用護套。有一回收工的時候，我發現大腿上被一條手指般大小的水蛭吮著，嚇得我嚎啕大哭。大哥罵我沒核卵，然後把煙絲放在水蛭的口緣上，不到幾分鐘水蛭便從腿上掉下來，它早已吸得滿肚子的血。因為驚嚇的關係，回到家還賺到一個水煮蛋壓驚，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到一顆完整的蛋，高興得連睡覺時都在偷笑。

兄弟倆有時也會使壞，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和大哥到自家的池塘偷釣魚，不到半個鐘頭便釣到十幾尾五指大的鯉魚。為什麼自家的池塘還要偷釣呢？因為池塘早已租給人養魚了。釣來的魚養在水缸裡，足足讓我們享用十幾天，鯉魚煮黃豆豉的滋味實在太鮮美了。總是希望母親在回憶往事時，能得到些許的快樂，我提到釣魚的往事，母親矢口否認吃過我們釣的魚，真是過河拆橋。奇怪，這些事對我來說，好像是發生在昨日一樣地清新。

其實大哥也有叛逆的時候，當年讀書時，他會把書包的背帶放得長長的，大盤帽折成兩頭尖尖的，再把腳踏車的座鞍調得高高的，騎在上面顯得屁股翹翹的。這就是那個年代年輕人的風格，以現在人的眼光看來，這是無傷大雅的事。但是這副裝扮，在那個年代，卻要勞動警察大人到家裡拜訪，大哥因此吃了父親的排頭。最可惜的是，我心目中的榜樣，在一夜之間幻滅了。

終其一生，大哥在父母身邊的日子並不多，小學、初中時寄讀在外，退伍後離家住宿，接著又

移民巴西。但有一難能可貴之處，大哥不管離家多遠，他一定會捎個信給父母，讓父母知道孩子在他鄉還活著。我手頭上還有幾張風景明信片，是他過境歐洲時，給父母和家人報平安的信。四十年來，我一直保存著它，因為信中有大哥對父母的尊敬，和對弟妹們的愛。

大哥走後，讓許多人不捨；雖然不捨，但是我們都承擔了。但是對她娘來說，卻是一個不醒的夢魘，每每提到這個兒子，母親還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看了直叫我心酸。我從來不會在母親面前提到「放下」，對失去孩子的母親來說，放下

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呀！因為世上有些事情是不能消受、不能化解的。

我確信大哥活在一個很好的境界，我屢屢和他在夢中相會，他傳遞給我的都是好消息。我看到他和父親一起跑步，慶幸他們父子終於相會，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將不再孤單了。有朝一日，希望我們兄弟倆能再續前緣。

好快，您離開我們兩年了，哀時光之須臾，感萬物之行休，真是浮生若夢。阿哥，阿哥！為弟的想您、念您呀！

紅塵有愛總傷心

花束子

去國多年，自從孩子成家後，才感到真正的安置下來，此時的心境，有如蘇軾的曠達胸懷。此心安處是吾鄉。劉墉說過：「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心靈世界，在心靈深處總是隱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人物，陪伴著歡欣和淒楚，平常被鎖住，自己不願意提起，也不願被人知道，有一天心靈澄清了，世俗心弱了，再也鎖不住，便一一浮現出來……。」但是這顆世俗心卻無時無刻折磨我十數年。

回故鄉不下十次，每次都會到石崗子的客家庄走一趟，不管是蕭瑟的寒冬，還是蟬鳴的仲夏。在遠處望著它，我像是一位失憶的老人，在努力找尋心靈中曾經佇足過的記憶，那是混合著愧疚、虧欠，恨自己的卑鄙和私心。而今世俗心淡了，老淚卻不聽使喚，好像在訴說一個古老的故事……

當兵的時候，部隊駐守在新埔，那是一個純樸的客家庄。我帶領通信排，在那裡參加過無數次的對抗演習，新埔、石崗子、關西等地，我可以說是足跡踏遍。

記得那年橘子黃得滿樹，我帶著通信兵忙著架線，準備營對抗的演習。軍隊的對抗演習，其實就是一個實戰的模擬，不管是戰術、戰略、軍紀都和戰場一樣，不能出差錯。演習前，連長特別招集幹部會議，在有老百姓屯住的地方，一定要嚴守軍紀，不可偷雞摸狗，不能破壞莊稼，不拿一針一線，違者連坐處分。累了一天，火頭軍就地埋鍋造飯，晚飯後便席地而臥，在夜光下望著滿樹橙黃色的橘子，只有流口水的份，深怕瓜田李下造成大錯。

第二天，連部傳來消息，老百姓告狀到營部，有人偷採他們的橘子。營部派人來調檢，果然在昨晚夜宿的地方，發現許多橘子皮，破壞莊稼的罰名成立了。對再兩個月便要退伍的我來說，無非是一記悶棍。排兵犯錯，排長、連長、營長都要受到連坐處分。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那些犯

錯的小兵個個都噤若寒蟬悔不當初，卻又想不出彌補的方法。尤其是我最無辜，數了一年多的饅頭，好不容易剩下六十個，卻遭到無妄之災。

一星期的對抗演習，心裡忐忑和沮喪，好像度日如年。晚餐後，傳令兵通知我，有一位小女生求見，出現在眼前的是一位留門頭，身穿白衣黑裙的學生，手裡提著一籃橘子，面帶幾分羞赧。她說：「前幾天的橘子是我瞞著母親送給你們的，沒想到會給你們帶來那麼大的麻煩。」真是上蒼憐我，在緊要關頭出現了救星。我知道，她是為了救我，才會在她母親前面說謊，為了勞軍才送橘子給我們，好一個天衣無縫的藉口，這樁違反軍紀的事，因為她的相助暫時平息了。

退伍後，每逢假日我都會趕到石崗子探望她，因為那是一份感恩的心。從來沒想到，我眼中的小女生，幾年後會和我發生戀情。

她是一個單親的孩子，母親離鄉到城裡工作，和已婚的男人珠胎暗結，男人是愛著她，但是不想要孩子。她知道男人不會為她拋棄太太，男人只是想佔有她的肉體。她毅然地離開那個男人，回到老家，堅持把孩子生下來，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拔長大，最難熬的是那些異樣的眼光。幾年後，唯一能依靠的父母相繼去世，留下一對伶仃孤苦的母女。

聽她訴說坎坷的身世後，除了先前的感恩，而今又多一份同情。我心裡默許，我要照顧她一生一世。

在她老家的對面有一條溪，溪畔另一邊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古剎——聖帝廟，無數日子我們同登聖帝廟，看石匠雕龍柱，並肩坐看日落，編織著美麗的夢，我們的戀情像橘園裡的橘子，由深綠漸漸橙黃，年復一年。

我告訴她一個不好的消息，我們全家要移民國外，她並不感驚訝，表情是那麼篤定。她說也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我。我們有孩子了。我一時不知所措，好像亂了方寸，頓時憂容滿面，我像那個

沒有擔當的男人一樣，沒有主動要求留下孩子，我在她的臉上看到落寞的表情。

真恨自己沒用，連陪她到婦產科的勇氣都沒有。看她蒼白著臉走出醫院，我緊緊擁著她，是內疚，是不忍，是疼惜。我要她等我，安定後我會回來接她。她顫抖著、落淚，眼淚裡閃著承諾、期盼、離愁。

在國外非法居留多年，對她的承諾便一直延宕下去。為了生存我和當地的女人結婚，而取得合法的身分。我努力經營這個婚姻，但是心靈深處卻有一份無人知曉的虧欠。我對這個婚姻負責的同時，心靈卻要背負一個包袱，就是那永遠不能實現的諾言……。

她是否兒女成群？日子過得好嗎？十數年的疑問縈繞在心頭。也是橘黃的季節，我終於走向那個像是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塢屋，有位老婦拄著杖走出來，我遠遠地望著她。兩人都老了，還有什麼激情？見了面又能改變什麼？

鄰居說：「這位婦人一直都沒結婚，好像一輩子都在等一個人。真是一位善良的好婦人，她把橘園整理得很好，像是生命的寄託，每年橘子橙黃時，便免費開放給大家採擷，這麼善良的人，卻孤伶伶地過一生，上蒼無情，真是可憐呀！」

無情的不是上蒼，這句話猛猛地在我心上砍一刀。自古多情常落淚，紅塵有愛總傷心。我託人留下一筆錢給她，應該足夠她終老。在做這個決定之後，突然間發現自己還是那麼的世俗和齷齪，想用庸俗的金錢，去彌補四十年的青春歲月。一個無法實現的諾言，卻讓一個純潔的人信守一輩子，天若有情天亦悲。

我在雷藏寺為我們未曾謀面的孩子，供了一個水子靈的靈位，每年的祈福法會，也會為那位曾經在心中佇足過的小女生報名祈福，不，應該說是老婦人吧。這樣做並不是想求心安，而是希望藉著修行的方式，能夠化解這一世的愛恨情愁，願來生再結善緣

泰晤士河之戀

竹菁

六月的首都，蔚藍的天空只有幾朵白雲飄散著，給人一種天高氣爽的歡喜感覺，促使心境更加愉快美好。在南湖區的莊園(專門出租予人做大型宴會或舉辦婚禮用)，於結婚進行曲的伴送下，杜威挽著小女兒李吉雅的手，踩著紅地毯進入婚禮的現場。他不停的注視身邊的新娘，愈看愈迷恍也很欣慰，忍不住淚水盈眶。真難想像從小個性倔強且叛逆，三個孩子中就數她最刁蠻頑強，而今天卻領先步入結婚禮堂。一般為人父親者在女兒出生時，見到的第一眼或許就會許下一個願望，期待在女兒長大出嫁時，可以牽著她的手，踩上紅地毯進入婚禮的殿堂，再將女兒的纖纖細手交給乘龍快婿。而今他正在實現多年來的願望……。讓父親挽著的李吉雅，眼睛更是不時偷偷地瞄一瞄爸爸，重拾父親的愛，她有種甜滋滋的幸福感。她期待腳下的紅地毯能往前再延伸一些，因為倚偎在父親的身旁是那麼的溫馨和充滿安全感，她不禁掉入回憶裡……

倫敦那個霧都，終年老是被籠罩著一層濛濛的霧，總有份朦朧之美，那帶著傳奇與鬼魅故事的古堡，還有美麗迷人、充滿浪漫的泰晤士河畔的景色...，都是吸引許多人嚮往旅遊觀光的城市。只要是在歐洲的留學生，都會想盡辦法籌錢去玩一趟。李吉雅在瑞士讀碩士的暑假，也學一些時尚的青年，背起簡單的行囊，搭上廉價的班機前往觀光。她走出了機場的海關前往大廳，即看見一位魁梧的年輕小伙子，手拿著紙牌寫了李吉雅小姐的名字；她走上前去打招呼，小伙子很機靈馬上自我介紹：「我叫喬治，是奧勃特的朋友，他

因為臨時有急事，無法來接機，他要我向妳道歉，我會送妳去奧勃特的家。」李吉雅心想反正都不認識，只要有人來接機就好了，全是姊姊安娜多事，為她安排朋友奧勃特接機。一路上喬治邊開車，邊介紹沿途的風景與建築物。當車子經過泰晤士河畔時，喬治更滔滔不絕的細細解說。沿河的景物是那麼優美迷人，她無心聽他的解說，只是報以淡淡的微笑。當喬治將李吉雅護送到奧勃特家時，她才得知主人因為父親在外地病逝趕去奔喪，要數天後才會返回。喬治幫忙李吉雅安頓好後，臨走時告訴她：「李吉雅小姐，若是妳願意，在奧勃特回來前的這幾天，我可以充當妳的義務導遊。」在那人生地不熟，誰是奧勃特她也不認識，有人自告奮勇當導遊，又不用付費，何樂不為呢！況且喬治長得也蠻帥的，她當然不顧矜持，就爽快的馬上答應了。

接下來的日子，喬治每天一大早都會接李吉雅去觀光勝地遊覽，幾乎走遍了倫敦的每一個角落，也逛遍各處公園與古堡。而在每晚送她返回寓所前，都會繞去泰晤士河畔散散步，然後到河濱的咖啡館坐著聊天至夜深。相處在夜霧迷濛的浪漫氣氛，無形中也增添了一些的羅曼蒂克。幾天形影不離的相伴自然產生情愫，彼此間發現互相不僅很投契，似乎有相逢恨晚的感覺。尤其是喬治對巴西神秘的亞瑪遜河非常好奇，也慕名伊瓜索瀑布的美麗壯觀，老是提出許多不同的問題，而李吉雅也極盡可能的為他解說，滿足喬治的好奇。當奧勃特返家時，喬治和李吉雅已經混得非常熟絡了。短暫的假期意外的如此愜

意，兩個年輕人感情昇華特別快，在李吉雅臨回瑞士時已經難以分捨了。兩人互相約定在下次假期見面，並藉由伊媚兒聯繫。

當李吉雅修完碩士班後，喬治迫不及待的向她求婚，同時也商定要在巴西舉行婚禮。在討論一些儀式的細節時，喬治才問李吉雅：「婚禮當天誰要牽妳進入禮堂？我一直未曾問妳，怎麼都不曾聽妳提起妳的父親呢？究竟他是否還在世上？」李吉雅很靦腆的回答：「我八歲時父親離家出走與別的女人同居，打自那時起我就不再承認他，也沒再叫過一聲爹地，在我心目中早就沒有這位父親了。」喬治很詫異李吉雅的態度，只知她的父親與奧勃特曾經是同個大學的教授，也是好朋友，怎會有這種情況！自幼失去父親的他，始終那麼期待有父親疼惜，實在不敢相信天底下居然會發生這種事。難怪數次奧勃特與她談及父親杜威的點點滴滴時，她都會巧妙的將話題轉移。喬治在瞭解了她的心態後，想盡辦法開導她，並且同時為她舉例做心理的輔導。而喬治也對她陳述自幼成長的情況：「在我剛懂事時父親就病逝，自從失去父親後，我就成了鑰匙兒。母親要上班賺錢養活我們母子倆，我每天都要自己打理一切，然後自個兒去上、下學。看見許多小朋友都有父母呵護、接送，我是那麼樣的孤單無助，既羨慕又嫉妒那些幸福的小朋友。稍微長大懂事後，我下了課就要幫母親分擔家務，還得去替鄰居家剪草或洗車賺些零用錢。在唸中學時每天起早摸黑的去送報，逢到寒暑假都會去速食店或餐館打零工，以便賺取下個學期的學費，大學和研究院也是半工半讀的唸完，所以一路走過來我都是比別人辛苦。尤其是母親含辛茹苦的為了養育我，比任何人都勞累，令我很不忍心，總想如何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身邊的朋友們大部分都有父親照顧與支持，在我內心深處是多麼渴望父親的愛護與支撐。雖然妳小的時候父親離家出走，當然他是有錯，或許他也有苦衷，可是他沒有拋棄過妳，始終都在支付妳的學費與生活，也從未讓妳吃過苦。妳是否應該再多想想，他是如何處心積慮的在關愛妳！更何況上一代父母的恩怨，為人子女是不該評判誰的對錯。我甚至於還知道妳到英國時，是妳父親暗中拜託奧勃特接待妳，因為他對妳的個性瞭若指掌，為了維護妳的自尊，又怕妳不接受他的幫助，才佯稱是妳姊姊安娜所安排的呢！」李吉雅聽完此番話才恍然大悟，原來父親一直都是深愛自己，甚至於還暗中偷偷地幫助她。她冷靜的回想童年過往的日子，依稀記得有一回自己感染了急性肝炎，父親數日、夜不眠不休的照顧，無微不至的呵護，唯恐留下後遺症。反而自己打從二十幾年前父母離異開始，內心是那麼樣的激動、憤怒，而轉對父親恨之入骨。她無法原諒他的離家與別的女人另築新巢，甚至於拒絕接聽父親的電話；當父親去學校接她時，她總是

用不理不睬的態度，甚至於以那鄙視的眼光瞪他。每回父親送給她的生日與聖誕節的禮物她從不開封。只要兄姊們提到與父親有關的話題，她總是顧左右而言它的避開，李吉雅甚至於將過去與父親的合照，以及所有跟父親有過沾染的紀念品，通通都收起來而束之高閣。她要完完全全的，將她內心最崇拜、敬佩的偶像父親的影像除去，一次次地她拒絕父親的邀約，她想盡辦法躲避父親，不管兄姊如何勸導，她仍然不能諒解與釋懷。怎知隔了二十多年後一次倫敦之行的邂逅，竟然改變了她的人生觀呢！長久以來是自己築起圍牆將父親的關懷屏棄於外，多少次用冷漠和不屑的態度對待父親。如今聽過喬治的敘述而深感愧疚，忍禁不住嚎啕大哭。她與喬治的姻緣可說也是父親間接促成的，迢迢千里的去英國旅遊，居然會這麼巧遇上奧勃特臨時有急事，才會委託喬治去接機撮合了他們，真是世事難料，對父親二十幾年的怨恨與誤解終於釋懷啦！她覺得真的該長大成熟了，必須要懂得人情世故才對，不能只是執著己見怨恨父親的過去。畢竟父母之間的問題，做兒女們的是無法論斷是非曲直的。在喬治的鼓勵與勸導下，李吉雅終於提起勇氣給父親撥出電話，當聽到父親那久違的聲音時，她激動的泣不成聲的喊出「爹地」，而另一方面的杜威，更是驚慌萬分，還以為李吉雅出了事情呢！李吉雅很不自然的叫聲爹地後，哽咽著聲音向父親道歉賠不是。天下的父母親，那個不是把兒女當成心肝寶貝！只要聽到女兒親蜜的喊出那一聲「爹地」，還有甚麼不能諒解的！尤其是身上流著自己同樣血液的女兒，無論女兒昔日是如何的無禮與不懂事，一切都放諸於流水了！杜威在李吉雅的要求與邀請下，答應了牽新娘入結婚殿堂這份神聖的使命，也讓泰晤士河之戀有個圓滿的結局。

花 緒 琴

心，有心緒；花，也有花緒吧！

鄧老師在美洲華報上《飛花》的詩篇，看完後惹起我滿心花緒。想起不久前與兄弟們去 Solo Sagrado 沐浴春風，忽然遠處一片淡淡的花海，輕柔的迎風搖曳。我驚喜的說：「看！那不是老來鮮嗎？」快步向前，我彷彿一腳踏進了舊時庭院，那淺粉、淺藍、淺黃...的花，與童年記憶中一樣的婀娜。鄉愁啊，鄉愁！都齊湧心頭！還有這幾天在依比拉布埃拉公園晨走時，迎面招展的 IPÉ 花樹，燦爛亮麗；還有湖畔那一排桃林，也在睜睜的對人展著粉紅

的笑靨。然而，一陣寒雨又已殘花遍地，它鉤畫出人生的匆匆。

花總會在我每層記憶中展現無憂無慮的童年，特別是戀愛時的月下花前……。人生有太

多無奈，我幸而有花為伴，它給我希望，因為它從不失約。在「滿地閒花落輕」後，來年它又會花滿枝頭吧！。

海濱絮語

閑人

日前，在朋友女兒于歸的喜宴上，宇光兄相邀為《客家親》寫點文章，並指明寫些居住海邊的見聞。

談到海，就會想到水，因為我出生在山城，少年的時代，居住在內陸的鄉村，不要說大海，就連像樣的小河，都所見不多。還記得小時候，跟著放牛的孩子一起上山放牛，偶爾見到一方小小的黃泥水塘，大家一起連牛帶人，一古腦兒，歡天喜地的跳下水去。一陣玩耍之後，雖然是變成了一個個的小泥人，而當時那種歡愉的心情，回想起來，至今都還記憶猶新。所以說，喜歡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包括我也不例外。

初來巴西的時候，為了謀生求上進，終日忙忙碌碌，偶爾抽空，或者是自己一家，帶著兩個大女兒，一起去山多士泡海水，吃海鮮，在海邊作短暫的一日遊。

退休以後，有了時間，我夫妻經常登記聖羅州公務員在瓜露岬的俱樂部小住兩天，享受享受大海、陽光的美麗，以及健康之福。

大約是五、六年前，也為了避免每次登記的繁複手續，偶然的機會，在海邊與俱樂部之附近，購下一戶小小的公寓，經過了多方的經營，將這間小公寓，建設成為一處雖簡單而舒適的海隅仙居，休閒之處。平常我夫妻定期來住，有時也邀親朋來此歡聚。

這些年來，在我們的生活中，將近有一半的時間都是在這旅遊兼養老的海濱城市瓜露岬度過的。日常生活中，有些點點滴滴的生活瑣事，姑以「海濱絮語」為題，拉拉雜雜的記下來，作為各位讀者茶餘飯後閒來無事時的消遣。

● 愛的故事

初來海邊居住的時候，我常喜歡把附近的山山水水，或者是根據它的發音，或者是根據它的含義，把它們一一取了中文的名字。比如說，在我居家附近的海灘叫做「TOMBO」我便稱之為「東波」海灘；海灣中，我見一座小島，遠遠望去，就像一隻獅子，悠閒的仰臥在大海的波浪中，因此我就稱這座島嶼為「獅子山」。諸如此類，附近的事事物物，都有了中文的名稱。

前夜，吃完晚飯，已將近九點，邀妻一道去「東波海灘」散步。當時月色朦朧，到了海邊，不僅島嶼和山脈隱隱可見，一排排猶如白練的海浪，不停的湧向沙灘。因為是週末，天也晚了，海岸上只有稀疏的幾個人，或者是在談情說愛，或者是在散步溜狗。我倆一邊欣賞著這幅優美的海上夜景，一邊漫無目的走著、聊著。

正在這時，突然一部小轎車在我們的面前停下來了，開車的人，搖下了車窗，一聲 xxx 的叫喚。我當時很奇怪，這麼晚了，在這樣的鄉下，怎麼還有人認出我來？我也不便說請問貴姓，就這樣含含糊糊的搭上了腔。

看看車內，前面的座位，木然的坐著一位高高瘦瘦滿頭白髮的老太太。後座坐著一位年輕的巴西女孩，座位上還蹬著兩隻名種的小白狗。看駕車人的外貌年紀似乎不大，一時之間，我對這幾位車中人的關係，實在是有了一種錯誤的想法。雖然口中沒有說出來，心想以外貌看，這位老太太一定是駕車人的母親，駕車人孝心，帶著老母、佣人和小狗，一起出來兜風散心。

大概是車主人看出我一臉的疑惑，特別把車停好，下車就找我內人，在海邊的一條石凳上坐下。他開始自我介紹說，他們本來住在聖保羅，四、五年前，為了原來學理工的愛妻，突然失去了加、減算數的能力。起初，買小東西不會算賬，

後來慢慢的又失去了記憶，終於連吃飯的本能都沒有了。在各處求醫無助的情形下，決定放棄一切，來到瓜露岬定居療養。雖然後來由於針灸治療生效，而恢復了食慾，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了，連外形也因此而變得特別蒼老，每天只知道，你給她吃東西，她張嘴，而且每天足足需要三個小時，開著車到外面去兜風遊玩，不然的話，她就會發出似哭似叫的聲音，像是在提出抗議一般。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先生為她僱了三班護理，二十四小時的為她做看護。

夜很晚了，我們談到這裡，他車中的妻子又在發出怪聲，車主人不得不上車，向我們告別，駕車離去。遠遠的望著車身的消失，我心中在想，人的一生，有什麼能比健康還重要？失去了健康，就等於失去了一切！上述這位先生，在講到他太太的故事時，曾經提起說，五、六年前他們夫妻還快快樂的去東南亞和中國旅行，就在那次旅行當中，太太失去算數和記憶能力之後，便造成了目前的這般情景。福兮禍所伏，為何兩者常常是這般的如影隨形，捉弄人啊！

由於時間關係，未能進一步深入了解詳情，也不知今後會有怎樣的發展。但就現在所知狀況來看，發生在他們夫妻身上的一切，正是一個極為感人的愛情故事。

● 挑野菜，一樂也

青少年代，喜歡看平劇，每看到武家坡一劇時，唱青衣的王寶釧，在寒窯外挑野菜，含辛茹苦等丈夫一十八年的艱難生活，都不禁會心生憐惜；對那還朝尋妻而又戲妻的薛平貴，產生反感。就是由於這個戲劇，使我心中植下了野菜也可以果腹的深刻印象。

小時候，正值抗日戰爭打得最激烈而又最艱苦的年代，我和祖母，深居於山城貴陽的鄉下。那時候，物資缺乏，生活艱難，祖母帶著我，種菜

養雞，食有不足，還領著到野地裏挑野菜作為補助。野菜中，令我最深刻的就是一種名叫「馬蹄莧」的野菜。這種菜，不僅是好吃，據說還有不少的藥用效果。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它有兩好吃的做法：其一是新鮮的採來用滾水燙一下，混以大蒜和醬油、醋、麻油，涼拌而食之，其味鮮美，爽口無比；其二，是採來燙熟曬乾，用來配紅燒肉，其味勝過梅乾菜燒肉。

來到巴西，某次，中華會館在一座修道院舉辦青年觀摩園露營活動，我應邀前往參加開幕式。會後在修道院的一菜園裡，我發現了大量的這種馬蹄莧，大約是因土質肥沃，才能長出這些肥嫩可愛的野菜來。經過管理員巴西人的同意，我夫婦採集了一大批，帶回家處理之後作為小菜，讓我們一家吃了好一陣子。

每往紐約探望母親和妹妹，遇到夏天，在她們住處的附近花園人行道和安全島中，常常蓬蓬勃勃的長出這種馬蹄莧來。經常陪著母親黃昏散步的時候，帶著手提籃子，採摘這種野菜。一個夏天的採集，把它曬成乾菜，不但可供一整年家中消費，還有多餘的可贈送親友作為禮物。

海邊住久了，有的時候，朋友會問我們，你們在海邊都做些什麼？會不會覺得寂寞無聊？我回答說，在海邊的生活，有許多的樂趣，比如說，採野菜也構成我們快樂生活中的一部份。早起，我們去海邊散步，在海灘的石縫中，忽然發現了大批還帶著露水的紅幹綠葉的馬蹄莧時，心中的快樂，真非一般的筆墨所可以形容。將採集歸來的野菜，做成了盤中的美食，我們一邊吃著盤中菜，一邊心中也會因聯想而感受到農人豐收時的喜悅。

黃昏的時候，我們常常在釣魚台旁的山崖上，在那裡採摘這種馬蹄莧，這時候，如果有巴西人看到了，常常會帶著好奇的眼光詢問我們採它何用？我都會很驕傲的回答說，這些乃是可以治療多種疑難雜症的藥用食物。

挑野菜兼運動，過程中，邊走路邊尋找，一旦有所發現，挑選肥嫩的，一枝枝、一朵朵，裝入我們帶去的塑膠袋，滿載而歸。不知不覺時間就在這滿足而快樂的情緒中過去了，所以說，我在海邊居住，隨處都有樂子，就連採野菜，也是一樂也。

懷念那些老歌

菊 菊

把 150 首歌名呼喚過來已經不容易，何況還寫成有情節的文章，這樣的功力我很佩服！

智利、洛杉磯兩邊飛的文友菊菊給了我這樣的信，她說：「好聽的歌，希望你喜歡，想必你也會唱。」我喜歡，但是大部分不會唱(所以更服氣)。

她又說：「智利的冬天已然過去，我來到南國四個月後，即將於十月中再返洛杉磯。在這段窗外是落葉枯枝、山巔積雪的日子，我的心有點涼，我的手有點冷，我的腦也像被凍了起來，我多麼的盼望有耶誕紅的溫馨，我懷念那些卡片給我的溫暖，但畢竟南國的冬日不在這樣的季節裡。因之，我就是想寫一首冬天的詩都無法進入意境。看了你的《留一盞燈系列》，...很喜歡你說的「道」！也在想像你們祖孫對話的畫面，...好久不能和人聊天了，...一時興起將一篇私人的小扎(就是本文)給你寄了過去，那樣粗淺又幼稚的內容，怎能讓你這位大師看到呢？真是後悔得很.....。」

我知道很難，所以特別商請她發表出來分享大家。(宇光)

現代 KTV 伴唱機，已成了眾多人的最愛，尤其在家庭裡，它已被視為是最能表現「闔家歡」與「我在你左右」的氣氛，及最具「有真情有活力」的所在。無論是「歡聚」、「萍聚」或「偶然」的場合，都讓人有「今天不回家」的意猶未盡，更有「希望在明天」的期盼。

這些愛歌的主人和手握麥克風的輪唱人的年齡層，從「童年」、「少年的我」、「西子姑娘」、「親密愛人」到「白髮吟」的都有。點唱的歌路有「小時候」、「姑娘十八一朵花」、「愛的故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也有「我想忘了你」卻又「想你想斷腸」到「重相逢」。似乎每種歌曲，都有「天長地久」的「我有一段情」。例如在「蘇州河邊」，「相思河畔」，走過「郊道」、「情人橋」；在「科羅拉多之夜」的「街燈下」；「恨海」上的「太湖船」；還是「深情難忘」、「情人山」等；歌若要唱得好，就得放入感情。若是真有過「兩相依」的「海誓山盟」，「不變的心」的「雪山盟」、或是「過去你曾經愛過我」的「心聲淚痕」，以

及「愛江山更愛美人」的「選擇」的人，他們的「千言萬語」，就都順著伴唱機的「尋夢園」，像「我找到自己」。

在伴唱機前，愛唱「老情歌」的人，可以從「大清早」的「南海之晨」唱到「晚霞」，從「黃昏的街頭」唱到「月兒彎彎照九州」；竟忘了欣賞窗外樹梢是「長藤掛銅鈴」的「第二春」，沒去注意「淚的小雨」之後，帶著點點「露珠兒」的荷塘，還有漂著「輕煙」、映過「五月的風」的「浮水印」；也沒理會「又是秋天」已是「東山飄雨西山晴」和「銀花飛」的「梅花三弄」，窗內的「回想曲」和「另一種鄉愁」，就是這樣「天涯海角」、「一年又一年」的唱著。如今，走過「愛的路上我和你」的「娘心」，也大大的發現，原來「相見不恨晚」，每個女人的「秋歌」也有她的「海韻」。三、五好友聚在有「月桃花」、「水仙」、及「小小茉莉」的「女人花」香的「女兒圈」裡，大夥喝一口「美酒加咖啡」，吃幾粒「葡萄成熟時」，再來一碟「雪裡紅」配「夢追酒」。

和「茶葉青」，假日的「香格里拉」，就洋溢一片「我的幸福在這裡」！

可以唱有「懷念」、有「呼喚」，有「遙遠寄相思」的「綠島小夜曲」，甚至唱到「午夜夢迴時」，也許叫人「曾經心疼」，但既已「何必旁人來說媒」「願嫁漢家郎」的做了「母親」，又怎可做「夜歸人」呢？要令「君無愁」，就不要令君「癡癡的等」，不要讓他一個人坐在「藍與黑」的客廳叨唸著「冷空氣的獨白」，在「南屏晚鐘」及「愛的鈴聲」敲響的時刻，一定要守住「承諾」，不要忘了他的「叮嚀」，要立刻與主人作「星夜的離別」的「分手」，何況家裡還有「八個娃娃」們，裹在被窩裡沒閤眼的說：「我在靜靜的等你」明早帶我們一起「回娘家」呢！所以終就「奈何」是要做「小小羊兒要回家」的，不要樂極生悲，待「得意的笑」才剛唱完，轉頭就讓「熱淚燙傷了我的臉」，也不要還沉思在「意亂情迷」的「心戀」裡，當自己是「野丫頭」。「敲敲門」之後，第一個「愛要讓他知道」的絕招，就是：先對他射出一把「愛神的箭」再「送郎一朵牽牛花」和

一件「情人的黃襯衫」，也給自己戴上一朵「紅花襟上插」後，接下來就是擁一個「午夜香吻」和對他「甜蜜蜜」地「說聲對不起」，在「告訴你愛的時候」，用「採檳榔」堵嘴，讓他對妳一切的「秋詞」、「問白雲」，也只好「交換」成我「一見妳就笑」了。當這樣的「恰似你的溫柔」一旦獻上之後，保管「鳳凰于飛」「月圓花好」，萬事「緣」滿，「大地春回」，又「真善美」！

能與 KTV 伴唱機結成「歌唱情侶」，雖一能「聽我細訴」以解「一縷相思情」和「心有千千結」，二又能得知音的「掌聲響起」，卡拉 OK 似乎很好，但對於「往日的舊夢」，「薔薇訴願」、「我要對你說」的歌，唱唱也就罷了，好歌大家唱，唱得也盡興過癮，但歌唱結束，就得將那些「卿卿呢語」和「盈盈的祝福」，必須化做「夜來香」或「寒星與流雲」，讓它「隨風而逝」，讓它被「心雨」淋過，不留一點「戀痕」。也最好用把「情鎖」，給它封一個「無言的結局」，不必再「掀起了你的蓋頭來」吧！

【客家山歌】

食 酒 歌

徐翠真

食酒愛食竹葉青，採花愛採牡丹花；好酒食來慢慢醉，好花緊採緊入心。

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浪漫詩情中，明月固然是皎潔清新的意象，能入愁腸的酒更是他賦詩為文躍然馳騁的激情。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客家山歌《食酒歌》「好酒食來慢慢醉」的心緒和悸動，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偶然？還是心有所屬必然的不解之緣？且看「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裡」，蘊構出什麼樣的良辰美景！

《食酒歌》短短四句單純簡潔，並沒有深刻複雜的內容，寫得清新樸實明白曉暢。但抑揚頓挫中掌握著情感發展的自然趨勢，生動具體地投射在「酒」和「花」，節奏明快而流暢。全詩以情移物，並以物結情，純任自然而不用典。憑藉酒意帶出花情，注入了人的情性；含蓄寫情不道破說盡，用語自然清新力避雕琢，直接將自己的感情賦予客觀事物。形象思維空間的經營恰當，尤其藉由「植物意象」以比物的筆觸來獲得物外之趣的效果，表面是詠物其實卻含蘊了無限的寓意。不但具體表達作者的情感，也豐富了歌詞的內容，並挑起讀者無限的想像。

牡丹花春末夏初開花，花朵美豔被譽為花中之王，一向是國人眼中的富貴之花。「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詩人李白醉中受唐玄宗召見，在興慶宮沉香亭即席賦《清平調》三首，詠唱的便是牡丹花和楊貴妃的美麗，代代傳為佳話。《食酒歌》「採花愛採牡丹花」、「好花緊採緊入心」，這一連串生動逼真、情韻盎然的情節漸入佳境，即景生情而又人物交融，不難體會其中充溢著怎樣熾熱的感情發展。

目前台灣流傳的山歌，可分為老山歌、山歌仔、平版等「三調」，都有基本曲型，歌詞可自由發揮，這和宋詞、元曲相似，是古代樂府的遺風。它們以外的客家民謠，俗稱小調，小調有一定的歌名、歌譜、歌詞，詞曲都已固定，一種曲調就是一首歌。《食酒歌》是小調，但也可以套用「三調」來唱，唱時加上哪、喔、斯、哦...等助音，更有山歌的韻味。

食(哪)酒(喔)(斯)愛(哪)食(哦)竹(啊)葉(哪)青(哦哪)

採花愛採(來)牡丹(哪)花(哦)(哪唉啾啾)好(哪)酒(喔)(斯)食(哪)來(啾)慢(啊)慢(哪)醉(哦哪)

好花緊採(來)緊入(哪)心(哦)(哪唉啾啾)

《食酒歌》先把人和花交融呼應，再從「食」和「採」的動作中將自己的情感賦予客觀事物，還原成人格化的形象思維。猶如運用鏡頭揭開內心的活動，迴環往復、錯落有致的隨著心情跌宕多態，恣肆快暢、筆酣墨飽的勾勒出一幅生動細緻的工筆畫。言有盡而意無窮，通篇脫口而出、一氣呵成，語盡情長以隨緣惜福來「選己所愛，愛己所選」，並珍惜與把握眼前所擁有的幸福。

客家話的「食酒」，舉凡做生日、討輔娘、嫁妹仔...等的喜慶宴會都可以說「食酒」，說是「愛來去食酒」，其實就是「出去分人請」，出外作客的意思。客家山歌即興演唱，如行雲流水，表現人對人、人對土地、人對生活，更充分反映人生的豐富情感。而隨興即席且情趣盎然的山歌，隨

著戶外山野間的農事，或是在廟會酬神，或茶餘飯後在自家禾埕、天時坪，敞開心胸「挨絃、打板」唱山歌來結緣；不但唱出了人生的喜怒哀樂，也帶出了客家族群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

言語、文化及精神

曹林盛

有鄉親在上一期（第三十期）感嘆假若客家話失傳，就無客家文化。又懷疑崇正會聯歡大會主辦人是否輕視客家文化，或者無客家精神，因為連一條山歌都沒有，本監事反覆思量這位鄉親的寶貴意見……

在中國某實驗室，科學家們以奈米技術，把電波擴大器植入猴腦；其功能是把猴子思想時，腦子所產生的腦波擴大，再以無線電方式傳送及開啟隔離猴子及食物的門鎖。

一種手掌型的翻譯機，能互動翻譯及誦唸如中、日、英、葡等十多種語文。這個了不起的玩意，在美國遊客如鯽的街頭攤販，叫價是一百美元。

電視劇「星際之旅」(Star Trek)中，兩人異地可以對話的對講機，從幻想到現在，只能單純對話的陽春手機，根本無人問津。這前後不過三十年吧？！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閣下的公司頂多只有一台或幾台的電報機吧！誰有這麼豐富的想像力，能夠造出傳真機這種辦公室寵兒？它的出現到式微（被電子郵件取替），前後也是三十年都不到。

本監事的思維，透過裝在舌尖或喉嚨的萬言翻譯機，直接從嘴巴以客家話、閩南話，或任何的語言向大家問候的時期，指日可待！

不過，希望有如「創世紀」第十一章第七段（創，十一，七）的記錄：

「到時人類不同言語不但可以共通，人與人之間的摩擦逐漸減少。這使得以買賣軍火，同時亦是掌控『思維啟動翻譯機』核心技術的跨國公司的股票持續下跌。該公司總裁尚迪先生於股東大會後作出決定，不能讓人類們互通。於是向在太空運作的四十八顆衛星發出干擾訊號，本監事一下子又不會說客家話了！」

這樣的意外，希望不會再發生。

我們在海外，有幾對父母能夠擔保第三代以下（三十年後）還能操我們的母語？言語的流傳，如果能像上述的想像，用科學的辦法來解決，那是多麼美好的事！

言語能力，在不遠的將來如果可能發展成為技術操控的問題，那麼一群操著共同語言的團體，應該能夠互相信賴、融洽團結、一致對外吧！但歷史告訴我們，季孫之憂通常不在顛頂，而是在蕭牆之內。

汪精衛放棄年輕時的熱血思維，提出消極的曲從救國、認賊作父，出賣我中華民族。嚴格來說，是他的認同價值觀產生混淆，分不清大是大非。當時的南京偽政府據說也經常邀請日本人看京劇，結果又怎樣？一群日後被處死的漢奸而已。

美國好萊塢上個世紀有個甚麼「神探查李陳」的電視劇，亦有不少像「蘇絲黃的世界」這種電影，你認為他們是有注重我們的文化嗎？歐美國家有那一個真正注重我們的文化？

崇正會聯歡大會連一條山歌都沒有！主辦人是否輕視客家文化？

其實聯歡大會採取分工合作方式，全部過程及工作在會長的領導下，由常務理事會策劃執行。本屆年輕人策劃的節目，雖然沒有山歌，卻能打破往屆拘泥沉悶的格局，提高年輕鄉親對本會的向心力。

雖然「客家山歌是中國民歌中最為濃情放達的歌種，其傳播面之廣，影響之大，是別的民歌所望塵莫及的。是中國民歌最華彩的樂段。」*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去發揚山歌文化？

下班都有同事要搭我的便車，限他們三十天之內，要跟汽車的音響唱幾句山歌，不然就請走路。你們認為這個辦法可以嗎？

崇正會應該負擔起文化傳承的責任嗎？是應該的，不過坦白說，我懷疑本會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是否有這個實力。在巴西要推廣客家文化，多十幾個如《客家親》主編鄧幸光之能才，又或如羅鄉親這般的在幕後建議，共襄文化承傳大計的賢才，至今還恐不夠。

再者，我們不能把言語，文化及精神三者混為一談。

我不會說客家話，但卻是目前（執筆時）唯一向本會客語班報名的學生。為何耶？認同也。認同什麼？認同本會的精神，認同本族群的精神。有認同就有承傳，能認同就能接受對方，包括她的文化，她的言語，甚至她的缺點。

肯定有一天，不是每個崇正會的會員、理監事會說客家話，或欣賞山歌；我們要做的是要堅毅不懈的發揚「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的精神。

* 摘自作者紫姿「梅州客家山歌」一文

一路纏綿的組曲

宇光

0.來不來兮

像綠色的大吸管一樣，一條筆直的林蔭夾道，吸吮著我慢跑的腳步。

於是我跑過了一個花季，又跑過了一個花季。

「來不來兮？」當另一個花季又臨，我在整裝試步時，我的眼睛告訴了耳朵，這條被命名 LAPLACE 的道路，正搖曳著她的萬紫千紅，詢我以最原始的聲音。

「不老客臨！」神來的一念，讓我把隸屬的區名 BOOKLIN 很靈感的音譯出來。哈！我是地老天荒而心不老的異客。我幾乎要為自己一時的聰明叫了起來。

就這樣，這一個花季我跑得特別起勁。當「來不來兮」撒下她的第一片花瓣，舖著春天的歸路時，我很動了真情，竟因此成了她的一個主人。

樹依舊樹，花依舊花，「來不來兮」依舊像一柱大吸管，煥發著多變的色彩，吞吐著我進出如畫的路，如詩的路。每天迎我早出、接我晚歸的路，像是自己人一樣很親切、很體貼的路。

1.只緣我在

每一個季節都像兼擅詩畫的愛神，總把最得意的傑作貼在樹上、貼在花上、貼在過往的行人上、貼在每一戶的院子上——貼在「來不來兮」的臉上和身上。就像現在，秋天還沒有完全撤退，冬天就吶喊著要進駐過來了。

住在這裡三年了，我就是想不明白，為什麼每一個季節都迫不及待的要把它秘密的寵愛急急在這裡公開出來？我更不明白，為什麼人類在秋涼以後就要增添衣服，而植物卻要輕卸綠衫。

今年的花汛已過，我似乎沒有往年那樣為泛濫在花樹上的色彩目眩神搖。當一個已涼天氣未寒時節在此試步時，我奇怪竟能用冷冷的眼來察看這條屬於自己的路，甚至於我能走入「來不來兮」未經裝飾的生命之中，而後復出乎其外。透過她生命中的那份原始與本然，我可以不迷於「廬山」之中，反覺得更深入、更清楚的瞭解她。只緣我在此路中，我才能識得她真的面目。

2.陽剛陰柔

路的兩旁，差不多每隔十公尺就有一棵鳳凰木。鳳凰總喜歡燃燒著鮮血和太陽爭紅，一年只爭一次。每次都爭得面紅耳赤、滿地落紅，每次都輸得服服貼貼卻又興高彩烈。如今，它又挑出變黃的小葉，一片片的數著、丟著，數著來年和太陽決鬥的日子。

我喜歡鳳凰燃花的熾情，那是奮搏著生命之陽剛的轟轟烈烈；我也喜鳳凰聽任落葉歸根的溫

和，那是釋放著生命之陰柔的情情怯怯。

3.擎天一式

有一家院子，偌大的草坪上，只聳立著一株柏樹，已高過二樓的屋頂了。絡年穿著一襲深沉的綠，肅穆的凝眸蒼穹，無一刻不是頂天立地。任它頭上飄過多少星辰多少風，任它白雲幻化成多少蒼狗馳過藍天，任它花紅葉落、幾度春秋……這柏樹就只堅強的挺立著，擺著擎天一式的架勢。好像盤古開天以後，這剖開混沌、判出陰陽的一式武功絕學，就只秘傳給柏樹的家族。亙古迄今，柏樹出生就習練這招擎天一式——吐納著日月，呼吸著天地；成長了一寸生命，就增加一分力量。生生世世，挺立天地之間，風雨不搖它的生命，威武不屈它的意志。全神貫注於祖先關天的元初，如果天門膽敢閉鎖復合，擎天一式就會再度擊出。

一式擎天的活著，就是柏樹的責任。就為了這不必證實沒有旁貸的責任，它生命的腰桿永遠大無畏的挺立著。

4.把握世界

一棵不知名的樹，已落盡綠葉，毫不羞澀的裸袒著生命，以原始的慾念擁抱著自然。它擠在二棵鳳凰中間，生存空間雖然有限，卻毫不猶疑的用足根抓緊泥土，用手枝拳握時空。抓得緊處，連柏油路面都起了裂痕；就從那裂痕裡，我似乎窺見大地之母正把生命的原汁汨汨的傾注到它頑強的血管裡。握到急時，掙扎的枝桠像千手的吶喊；喊向一季又一季，喊向千古時空，喊得飛鳥斂翅枝頭，喊得我駐足傾聽。

每一次經過，我都忍不住駐足；每一次駐足，我都有不同的悸動。生命返璞歸真，緊緊實實的把握世界時，竟是那樣叫人怦然感動。

5.纏綿兮兮

如果有心，你會見到兩株不同根的綠藤，攀緣上樹以後，竟在梢末耳鬢廝摩、吻頸糾纏。銷魂處，枝搖葉顫，看得人心旌盪漾，大氣都不敢輕喘，唯恐不小心會把好夢驚殘。無怪乎瀟灑如詩仙李白，見此旖風光，竟也不能忘情的賦詩來讚：「君如女蘿草，妾似菟絲花；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

*

有一莖不知何時憔悴枯萎的槁木，纏著濃濃密密的綠藤。每一觸目，我就會想起一條客家祖先留下來的山歌：「入山看到藤纏樹，出山看到樹纏藤；藤生樹死纏到死，樹生藤死死也纏。」

通首二十八個字中，「藤樹生死纏」五字的重

複使用就去十八。這種融情入景的白描，把原始男女的情愛，刻劃得那樣純真而執著，那樣淋漓盡致而無怨無悔。纏綿著愛情，纏綿著生命，生死不渝，是何等的可歌復可泣啊！

*

這裡還有很多藤科植物，都喜歡騎牆爬樹。不管枝幹伸到那裡，藤蔓就纏到那裡。類此緊迫釘人的愛情追逐，常在枝葉間七上八下，織得整條路牽腸掛肚、纏綿兮兮。

站在兩旁的樹，隔路相望相守，雙雙偶偶，日久生情，多的是「葉葉相覆蓋，枝枝相連理」的畫意詩情。這樣纏綿悱惻、依依多情的路，任誰漫步其間，都會羅曼蒂克的挽緊身邊心愛的伴侶。

6.靜觀自得

花季在這裡也展現不同的美艷，只是忍不住要令人發作一期的鄉愁。就像家家戶戶的杜鵑，嚷著要到路上爭奇鬥妍的時候，少不得要問起陽明山的杜鵑，是否被人潮擠得啼血抱怨？鳳凰木噴

火的時候，就會擔心校園的驪歌，曾否感染時疫而偏離變奏？.....

而現在，邁入美名「長春期」的老年時代，我走過了花季，走過了艷紅濃綠，比較能夠咀嚼恬淡的滋味。特別是寄寓異邦後，必須調適情緒，就更懂得隨緣惜福。於是，沙粒之中可以觀察宇宙，野花叢裡能夠窺見天堂。樂時花解語，感時花濺淚。樹會含情，草會吐怨；晨曦有意，朝露無心。.....只要心不為物役，神不為形驅，就自能即景生情、融情入景。情景交融處，即是物我兩忘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真趣，於焉體會深深。

*

「來不來兮」，其實就是一條這樣蘊藉生命的平凡路。

只緣我在，只緣我愛，所以纏綿一路，一路纏綿。（依 1991 年原載美洲華報稿修訂）

孩子的母語越多種，智力發展越優越

楊秀明（留美心理學博士）

心理學家在研究兒童的智力發展時，發現能運用越多種母語的孩子，平均智力越高。

母語是指在生活中能運用自如的語言，例如父親為客家人，母親為河洛人，如果他們的孩子從小就從父母親學到客語和河洛語，而且在生活中能運用自如，我們就說這個孩子會兩種母語。

母語可以定義成在思考時所運用的語言。以中年河洛人來說，由於教育背景的關係，一般在思考時皆能運用北京語及河洛語，因此母語有兩種。

雖然現在台灣的孩子普遍從小學階段就開始學習英語，但實際上罕有孩子能在生活中很自然的講英語，而且幾乎可說沒有一個台灣孩子是運用英語思考的，所以英語不能算是孩子的母語。

根據腦神經學家的研究，通常人的一生，動用到的腦細胞不到兩成，若能讓動用到的腦細胞增加，就能夠提高智商。一個人若是從小就會兩種母語，則平均來說，他的智商會比只有一種母語的孩子高十點以上，這是因為學兩種母語，會動用到比較多的腦細胞，而腦細胞的使用量越多，智商就越高。

住在美濃的客家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多人都認為他們的平均智商是全台灣最高的，因為美濃人獲得博士學位的迄今已超過六百位，如按照美濃人口不到五萬來計算其博士比率，是全台灣第一名，事實上美濃就號稱為「博士之鄉」。

美濃是一個客家人聚居的鄉鎮，但四周卻被

河洛人鄉鎮所圍繞，由於這樣的地理因素，使得他們除了能運用客語，也能講河洛語，再加上在學校中學到的北京語，使得美濃人成為台灣少數會三種母語的地區。

三種母語動用到的腦細胞比兩種母語又更多了，難怪美濃人的平均智商比其他地區更高，當然博士也就一大堆了！

現在有很多客家人，在家中只和孩子講國語（北京語），而不講母語客家話，因為他們深信，孩子學了客家話之後，會干擾到國語的學習，以致使得功課變差，而功課的好壞則攸關到孩子的前途。

但是他們卻不了解，其實兒童學習語言的天賦都很強，不要說學兩種語言，就算學三種語言，也不會彼此干擾。我曾好幾次去美濃，發現他們的國語和河洛語都講得很好，並不比外地人差。而功課也因為學會「三聲帶」（國語、客語、河洛語）而變得更好，試問如果美濃的孩子功課不好，還能出那麼多博士嗎？

所以由於父母親錯誤的關心，使得現在的孩子只會一種母語 - 北京語，造成孩子們的平均智商下降十點以上，大大的影響孩子一生的成就，真是可歎！很多教師都指出，現在的孩子似乎變笨了，例如幾何證明題，二十年前的孩子和現在的孩子差很多，一個很平常的幾何證明題，從前的學生都能理解的題目，現在的孩子卻大都表示很難。

現在的孩子數理能力下降，當然還有其他因

素，但是大家一定要認清，只會一種母語的孩子， 所導致的智力下降，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文摘精選】

偏見與月暈效應

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火車上，我發現我隔壁座的老先生是位盲人。

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位盲人，因此我和盲人談起話來；一點困難也沒有，我還弄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給他喝。當時正值洛杉磯種族暴動的時期，我們的談話因此就談到了，種族偏見的問題。老先生告訴我，他是美國南方人；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他家的佣人是黑人。他在南方時，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到了北方念書，他有次被同學指定；辦一次野餐會，他居然在請帖上註明：「我們保留拒絕任何人的權利」。在南方這句話就是：「我們不歡迎黑人！」的意思。當時舉班譁然，他還被系主任抓去罵了一頓。

他說：「有時碰到黑人店員，付錢的時候總將錢放在櫃台上讓黑人拿去，而不肯和他的手有任何接觸。」我笑著問他：「那你當然不會和黑人結婚了！」他大笑起來：「我不和他們來往，如何會和黑人結婚？說實話我當時認為，任何白人和黑人結婚，都會使父母蒙辱。」可是他在波士頓，唸研究所的時候；發生了車禍。雖然大難不死，可是眼睛完全失明，什麼也看不見了。他進入一家盲人重建院，在那裡學習如何用點字技巧，如何靠手杖走路等等。

慢慢地也終於能夠獨立生活了！他說：「可是我最苦惱的是，我弄不清楚對方；是不是黑人？我向我的心理輔導員談我的問題，他也儘量開導我。我非常信賴他，什麼都告訴他，將他看成自己的良師益友。有一天，那位輔導員告訴我，他本人就是位黑人。從此以後我的偏見就慢慢消失了。我看不出人是白人還是黑人，對我來講我只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至於膚色，對我已毫無意義了！」

車子快到波士頓，老先生說：「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

在月台上，老先生的太太已在等他，兩人親切地擁抱。我赫然發現他太太是一位滿頭銀髮的黑人！我這才發現，我視力良好，因此我偏見猶在，多麼不幸的事！

這是個好故事，讓我想起讀過的小王子...小王子的狐狸，送給小王子的秘密是：「最有價值的事物，不是眼睛能夠看到的事物，你必須要用你的心去感受！」

聽到、看到的、都不能盡信，用心去感受去思考！...

每星期五晚上，小吳都開車送太太到火車站搭車，去探生病的媽媽。十分鐘後，小吳妹妹所乘的火車就到站。他接她回家幫忙他們料理家務。每逢星期日整個程序正好相反。小吳妹妹的火車

開出十分鐘後，他太太才到。有一晚，他的妹妹剛走，小吳正等著接太太的車，一個站務員慢慢走過來。他笑容詭異地說：「先生，你真有辦法。難道你不怕有一天會被她們逮到嗎？」

和別人相處時，我們都慣於戴上一副「先入為主」的眼睛，將別人放進一個「框框」裡，再用這個框框解釋此人的角色與行為他是好人、他是壞人，他好像有外遇、她很愛佔小便宜.....我們甚至把想法投射到對方身上，以致經常偏離事實真相。

● 月暈效應

也許你也聽過這則故事：有兩個女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喝飲料。其中一個，把雨傘靠在桌邊，另一個在喝完飲料時，迷迷糊糊的，順手拿起雨傘就走。雨傘的主人大聲叫說：「喂！妳拿了我的雨傘。」前面那個女人一臉尷尬，紅著臉向對方道歉，說是忘了自己沒帶傘，一時誤拿。這件事，讓她想起需要買把雨傘，順便也買一把給孩子，於是她便去買了兩把。回家的路上，她正巧又跟那位之前被她誤拿雨傘的女人坐在同一輛公車上。那女人注視著那兩把雨傘，說：「我看妳今天的成績還不錯嘛！」

人們在判斷別人時常有一種傾向，就是把人概分為「好的」或「不好的」兩部分。當一個人留給人的印象是「好的」時，人們就會把他的言行舉止用「好的」角度去解釋，反之，如果一個人被歸於「不好的」的印象時，那麼，一切「不好的」看法都會加在他的身上。

這種現象稱之為「月暈效應」。意即當人們看到月亮的同時，周邊的光環也會被注意到，當一個人的「印象確立」之後，人們就會自動「印象概推」(Halo Effect)將第一印象的認知與對方的言行聯想在一起。

● 「成見」能有多荒謬

有一名年輕猶太人和老猶太人坐在同一列火車上。年輕猶太人問老猶太人說：「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老猶太人卻默不作聲。「對不起！先生，請問現在幾點了？」老猶太人還是不答，「先生很抱歉打擾您了！但是我真的想要知道現在是幾點鐘。你為什麼不回答我呢？」老猶太人答道：「孩子，下一站就是最後一站了。而我一點都不認識你這個陌生人。如果我現在回答你，依照猶太人的傳統，我就必須邀請你到我家坐。你長得很英俊，而我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兒。你們倆一定會愛上對方，然後你就會把我的女兒娶走。你告訴我，我為什麼要一個連手錶都買不起的女婿呢？」

幾乎每一分鐘、每一件事，我們都依憑著過去所得的知識、經驗在作判斷。比方，我們常

聽說(或認為):「生意人都很狡猾」、「女人都是爛駕駛」、「男人都很不衛生」、「猶太人都很吝嗇」、「美國人都很浪漫」……等等。此後我們心中就會建立一套刻板的印象,並用這個「成見」去解釋或評斷周遭的人事物。

一對男女若看到一個男人拿把花走在街上,女的可能會想:「哦!他真體貼、好浪漫。」男的也許會認為,「天啊!我看這傢伙完了」

有一則故事,大意是這樣的:有一位先生初到美國不久,某個早上到公園散步,看到一些白人坐在草坪上聊天、曬太陽,他心想:「美國人生活真是悠閒,有錢又懂得享受生活。」

走了不久,又看到有幾個黑人也悠閒地坐在草坪的另一邊,這位先生不禁想到,「唉!黑人

失業的問題還真是嚴重,這些人大概都在領社會救濟金過生活。」

艾斯曾有這麼一段妙喻,當你暗夜走在街上,看見某扇窗亮了一盞燈。也許有人會說:「這一定是母親為還沒有回家的子女在禱告。」也有人會說:「老天,一定有人在偷情。」

哈茲立特有句話:「偏見是無知的孩子。」說得一點都不錯。「人」「扁」為偏,人一旦有了偏見,就會把「人」看「扁」、看「偏」了。

大多數的人並不了解你,你也不完全了解這些人。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該輕易地去論斷他人,當然也不必在意別人的論斷。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扣錯第一顆釦子,不是嗎?

(載自網路)

【分享感動】

無聲的愛

遼寧北部有一個中等城市鐵嶺,在鐵嶺工人街街頭,幾乎每天清晨或傍晚,都可以看到一個老頭兒推著豆腐車慢慢走著,車上的蓄電池喇叭發出清脆的女聲:「賣...豆腐,正宗的滷水豆腐!豆腐咧——」那聲音是我的。

那個老頭兒,是我的爸爸。爸爸是個啞吧。直到二十幾歲的今天,我才有勇氣把自己的聲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車上,替換下他手裡搖了幾十年的銅鈴鐺兒。

兩三歲時我就懂得了有一個啞吧爸爸是多麼的屈辱,因此我從小就恨他。

當我看到有的小孩兒被媽媽使喚著過來買豆腐卻不給錢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聲的時候,我不會像大哥一樣追上那孩子揍兩拳,我傷心地看著那情景,不吱一聲,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個啞吧。

儘管我的兩個哥哥每次幫我梳頭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還是堅持不再讓爸爸給我紮小辮兒了。媽媽去世的時候沒有留下大幅遺像,只有出嫁前和鄰居阿姨的一張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兒,爸爸被我冷淡的時候就翻過支架方鏡的背面看媽媽的照片,直看到必須做活兒了,才默默地離開。

最可氣的是別的孩子叫我「啞吧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罵不過他們的時候,我會跑回家去,對著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劃一個圈兒,中間唾上一口唾沫。雖然我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別的孩子罵我的時候就這樣做,我想,這大概是罵啞吧的最惡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這樣罵爸爸的時候,爸爸停下手裡的活兒,呆呆地看我好久,淚水像河一樣淌下來。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裡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種無聲的悲泣。

因為爸爸的眼淚,我似乎終於為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後的日子裡,我會經常跑到他的跟前去,罵他,然後顧自走開,剩他一

個人發一陣子呆。只是後來他已不再流淚,他會把瘦小的身子縮成更小的一團,偎在磨桿上或磨盤旁邊,顯出更讓我瞧不起的醜陋樣子。

我要好好念書,上大學,離開這個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個啞吧的小村子!這是當時我最大的願望。我不知道哥哥們是如何相繼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裡又換了幾根新磨桿,不知道冬來夏至那磨得沒了沿鋒的銅鈴鐺響過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對待自己,發瘋地讀書。

我終於考上了大學,爸爸頭一次穿上 1979 年姑姑為他縫制的藍褂子,坐在 1992 年初秋傍晚的燈下,表情喜悅而鄭重地把一堆還殘留著豆腐腥氣的鈔票送到我手上,嘴裡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說」著,我茫然地聽著他的熱切和驕傲,茫然地看他帶著滿足的笑容去通知親戚鄰居。

當我看到他領著二叔和哥哥們把他精心飼養了兩年的大肥豬拉出來宰殺掉,請遍父老鄉親慶賀我上大學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碰到了我堅硬的心弦,我哭了。吃飯的時候,我當著大伙兒的面兒給爸爸夾上幾塊豬肉,我流著眼淚叫著:「爸!爸!您吃肉。」

爸爸聽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裡放出從未有過的光亮,淚水和著散裝高粱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兒夾過來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臉那麼紅,腰桿兒那麼直,手語打得那麼瀟灑!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從來沒見過我對著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繼續辛苦地做著豆腐,用帶著豆腐淡淡腥氣的鈔票供我讀完大學。1996 年,我畢業分配回到了距我鄉下老家 40 華里的鐵嶺。

安頓好了以後,我去接一直單獨生活的爸爸來城裡享受女兒遲來的親情,可就在我坐著出租車回鄉的途中,車出了事故。

我從大嫂那裡知道了出事後的一切——過路

的人中有人認出這是老塗家的三丫頭，於是腿腳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來了，看著渾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團，亂了陣腳。最後趕來的爸爸撥開人群，抱起已被人們斷定必死無疑的我，攔住路旁一輛大汽車，他用腿扛著我的身體，騰出手來從衣袋裡摸出一大把賣豆腐的零錢塞到司機手裡，然後不停地劃著十字，請求司機把我送到醫院搶救。嫂子說，一生懦弱的爸爸那個時候，顯出無比的堅強和力量！

在認真地清理傷口之後，醫生讓我轉院，並暗示哥哥們，我已沒有搶救價值，因為當時的我，幾乎量不到血壓，腦袋被撞得像個癩葫蘆。

爸爸扯碎了大哥絕望之間為我買來的喪衣，指著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劃著自己的太陽穴，又伸出兩個手指指著我，再伸出大拇指，搖搖手，閉閉眼，那意思是說：「你們不要哭，我都沒哭，你們更不要哭，你妹妹不會死的，她才 20 多歲，她一定行的，我們一定能救活她！」醫生仍然表示無能為力，他讓大哥對爸爸「說」：「這姑娘沒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錢，就算花了好多錢，也不一定行。」

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馬上站起來，指指我，高高揚揚手，再做著種地、餵豬、割草、推磨桿的姿勢，然後掏出已經掏空的衣袋兒，再伸出兩只手反反正正地比劃著，那意思是說：「求求你們了，救救我女兒，我女兒有出息了，你們一定要救她。我會掙錢交醫藥費的，我會餵豬、種地、做豆腐，我有錢，我現在就有四千塊錢。」醫生握住他的手，搖搖頭，表示這四千塊錢是遠遠不夠的。

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緊緊握起拳頭，表示：「我還有他們，我們一起努力，我們能做到。」見醫生不語，他又指指屋頂，低頭跺腳，把雙手合起放在頭右側，閉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賣，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傾家蕩產，我也要我女兒活過來。」又指指醫生的心口，把雙手放平，「醫生，請您放心，我們不會賴帳的。錢，我們會想辦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語哭著翻譯給醫生，不等譯完，看慣了生生死死的醫生已是淚流滿面。他那疾速的手勢，深切而準確的表達，誰見了都會淚下！

醫生又說：「即使作了手術，也不一定能救好，萬一下不來手術台……」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說：「你們盡力搶救，即使不行，錢一樣不少給，我沒有怨言。」偉大的父愛，不僅支撐著我的生命，也支撐起醫生搶救我的信心和決心。我被推上手術台。

爸爸守在手術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裡來回走動，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沒有掉一滴眼淚，卻在守候的十幾個小時間起了滿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亂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動作，懇求上蒼給女兒生命！

天也動容！我活了下來。但半個月的時間裡，我昏迷著，對爸爸的愛沒有任何感應。面對已成「植物人」的我，人們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床邊，堅定地等我醒來！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為我按摩著，他不會發音的嗓子一個勁兒地對著我哇啦哇啦地呼喚著，他是在叫：「雲丫頭，你醒醒，雲丫頭，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漿！」為了讓醫生護士們對我好，他趁哥哥換他陪床的空檔，做了一大盤熱騰騰的水豆腐，幾乎送遍了外科所有醫護人員，儘管醫院有規定不準收病人的東西，但面對如此質樸而真誠的表達和請求，他們輕輕接過去。爸爸便滿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對他們比劃著說：「你們是大好人，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兒！」這期間，為了籌齊醫療費，爸爸走遍他賣過豆腐的每一個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贏得了足以讓他的女兒穿過生死線的支持，鄉親們紛紛拿出錢來，而父親也毫不馬虎，用記豆帳的鉛筆歪歪扭扭卻認真地記下來：張三柱，20 元；李剛，100 元；王大嫂，65 元……

半個月後的一個清晨，我終於睜開眼睛，看到一個瘦得脫了形的老頭，他張大嘴巴，因為看到我醒來而驚喜地哇啦哇啦大聲叫著，滿頭白發很快被激動的汗水濡濕。爸爸，我那半個月前還黑著頭髮的爸爸，半個月，老去二十年！

我剃光的頭髮慢慢長出來了，爸爸撫摩著我的頭，慈祥地笑著，曾經，這種撫摩對他而言是多麼奢侈的享受啊。

等到半年後我的頭髮勉強強能紮成小刷子的時候，我牽過爸爸的手，讓他為我梳頭，爸爸變得笨拙了，他一絲一縷地梳著，卻半天也梳不出他滿意的樣子來。

我就紮著亂亂的小刷子坐上爸爸的豆腐車改成的小推車上街去。有一次爸爸停下來，轉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勢，又做個拋的動作，然後捻手指表示在點錢，原來他要把我當豆腐賣嘍！我故意捂住臉哭，爸爸就無聲地笑起來，隔著手指縫兒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這個遊戲，一直玩到我能夠站起來走路為止。

現在，除了偶爾的頭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爸爸因此得意不已！我們一起努力還完了欠債，爸爸也搬到城裡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勞了一生，實在閒不下來，我就在附近為他租了一間小棚屋做豆腐坊。爸爸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塊兒又大，大家都願意吃。我給他的豆腐車裝上蓄電池的喇叭，儘管爸爸聽不到我清脆的叫賣聲，

但他是知道的，每當他按下按鈕，他就會昂起頭來，滿臉的幸福和知足，對我當年的歧視竟然沒有絲毫的記恨，以致於我都不忍向他懺悔了。

我常想：人間充滿了愛的交響，我們傾聽、

表達、感受、震撼，然而我的啞吧父親卻讓我 疑的力量，把我對愛的理解送到高處。(網路)
懂得，其實，最大的音樂是無聲，那是不可懷

巴西華僑第六屆運動大會，客家鄉親負責盡職表現好

9 月 7 日在巴西聖保羅市立體育場舉行的「巴西華僑第六屆運動大會」，輪由榮光會主辦，而參與籌備會的各組負責人，甚多跨社團的客家鄉親，包括：

名譽主委張永西、總裁判長葉菊妹、田賽組長何玉秋、徑賽組長陳正東、檢錄組長楊國鼎、典禮組長陳新苗、秘書組長莊樂平、音響組長謝鏡河、播音組長夏佐華、成績紀錄組長廖世秉、副總幹事黃建雄...等，而整個活動則由鄧幸光老師策劃。

巴西華僑運動大會始創於 1996 年，客屬崇正總會主辦 1998 年的第 2 屆，由當時的會長張永西擔任主委負責籌備，創建了相關的制度、規章、程序以及製作了會歌。承傳到本屆，鄧幸光參照當年的藍圖加上歷屆的經驗規劃；榮光會會長葉明亮任勞任怨，領導大家按部就班、分工合作，終於圓滿順利完成。

客屬崇正總會在 24 個參加比賽的社團中，經過激烈的競爭，贏得金牌 5 面、銀牌 10 面、銅牌 14 面，合計 29 面獎牌而居第 3 名，成績不錯；而且女子壯年組 200 公尺金牌柯家玲、男子長春組鉛球銅牌鄧幸光，還分別破了大會紀錄。崇正會特於 9 月 16 日晚上在 BABY BEEF MORUMBI 烤肉餐廳聚餐，犒勞選手及工作人員。

巴西華僑第六屆運動大會總成績表

● 田 賽

項 目	第一名	成	社 團	第二名	成	社 團	第三名	成	社 團
兒童女跳高	戴佳恩	0,90	慕義教會	(從缺)			(從缺)		
兒童男跳高	吳善卿	1,10	崇正會	胡展譯	1,05	慕義教會	蔡承修	1,05	聖儒華校
青少女跳高	吳國英	1,25★	網協	王嫵華	1,20	慕義教會	Chen Yi	1,20	佛光會
青少男跳高	邱榮賢	1,50	大安教會	Jeffrey Ming Lie	1,35	華僑教會	陳星全	1,30	華僑聯誼會
青年女跳高	Stephanie Shao Ni	1,30★	華僑教會	Kelly Wen Tin Chen	1,25	聖保羅教會	王安琪	1,20	籃協
青年男跳高	Jonathan	1,60	華僑教會	陳俊傑	1,55	慕義教會	徐子晨	1,55	天僑教會
青壯女跳高	陳雅惠	1,10	慕義教會	葉妮君	1,05	天僑教會	劉玉玲	1,00	網協
青壯男跳高	陳昭隆	1,40	網協	黃木山	1,35	天僑教會	朱瑞琪	1,20	網協
壯年女跳高	林慧姿	1,15★	慕義教會	何鳳美	1,00	網協	陳雅娜	0,95	慕義教會
壯年男跳高	王明昌	1,50★	慕義教會	張佑吉	1,40	大安教會	洪醒狼	1,35	網協
兒童女跳遠	高怡芳	3,25	籃協	Giovana Tung	2,52	華僑聯誼會	Meg Wu	2,47	網協
兒童男跳遠	劉岱岩	3,60	天主堂	胡展銘	3,55	慕義教會	許學濂	3,40	籃協
青少年女跳	Zheng Ting Ting	3,65	聖保羅教會	薛芙芸	3,55	崇正會	Tatiana Rocha Kao	3,38	全真道院
青少年男跳	趙和祉	4,51	慕義教會	Johnny Rios Leung	4,46	全真道院	賴信竹	4,41	聖儒華校
青年女跳遠	Priscilla	4,54★	華僑教會	陳淑瑾	3,78	網協	高怡玲	3,55	籃協
青年男跳遠	Jonathan	5,93	華僑教會	陳啟文	5,34	網協	Wu Wei Liang	5,07	佛光會
青壯女跳遠	許雅惠	3,90★	大安教會	張新娟	3,40	崇正會	吳文琪	3,34	慕義教會
青壯男跳遠	Toao Lam	5,05	華僑教會	Samuel	4,94	華僑教會	鍾基士	4,53	慕義教會
壯年女跳遠	林慧姿	3,20	慕義教會	王璐	3,20	新生教會	聶鴻芳	3,01	彌陀寺
壯年男跳遠	陳正東	4,92	網協	王明昌	4,52	慕義教會	林憲德	4,52	大安教會
青少女鉛球	吳溢悅	9,09★	大安教會	吳奕珊	8,64	慕義教會	梁巧潔	7,50	網協
青少男鉛球	朱錦偉	11,35	網協	李誌祥	9,21	華僑聯誼會	Jo Yen	8,95	華僑教會
青年女鉛球	Raquel	8,74	華僑教會	陳淑瑾	8,11	網協	Elisa	6,56	崇正會
青年男鉛球	陳俊廷	13,25	慕義教會	葉佳湖	13,15	中觀寺	徐少晨	12,55	天僑教會
青壯女鉛球	葉瑋如	7,21	網協	陳美玲	7,16	崇正會	孫媛紅	7,02	崇正會
青壯男鉛球	高橋	12,08	彌陀寺	宋遠雄	11,95	天主堂	翁嘉勝	11,60	慕義教會
壯年女鉛球	夏仲華	7,68	籃協	童春美	7,57	崇正會	黃玉美	7,24	崇正會
壯年男鉛球	童正光	11,95	崇正會	張日雲	11,61	崇正會	Lawrence Chung Koo	10,78	華僑教會
長春男鉛球	林榮輝	12,08★	慕義教會	陳武雄	11,08★	慕義教會	鄧幸光	10,93★	崇正會

徑 賽

項 目	第一名	成 績	社 團	第二名	成 績	社 團	第三名	成 績	社 團
兒童女 100	陳葦葦	16"68	施恩堂	孫晏如	16"98	籃協	郭靜純	17"11	中華會館
兒童男 100	劉岱岩	15"96	天主堂	胡展銘	15” 97	慕義教會	葉斯邦	16” 07	崇正會
青少女 100	劉潔瑩	14"04	網協	Isabelle	14” 86	大安教會	陳雅純	15” 22	慕義教會
青少男 100	邱榮賢	13"10	大安教會	Charles Tung	13"50	大安教會	林嘉豪	13"68	崇正會
青年女 100	Priscilla	13"84	華僑教會	馬碩敏	16"53	網協	陳雅玲	16"58	崇正會
青年男 100	徐晨偉	12"31	天僑教會	Wison Yeh	12” 55	新生教會	張裕仁	12” 64	網協
青壯女 100	李秀英	15"51	慕道教會	陳雅惠	16” 12	慕義教會	謝莉莉	16” 43	彌陀寺
青壯男 100	吳俊賢	12"84	慕道教會	莊偉德	13” 72	慕義教會	徐宣廣	13” 85	天僑教會
壯年女 100	姚英莉	17"13	網協	黃瑞珍	18” 27	網協	黃翁美娥	18” 70	中華會館
壯年男 100	陳正東	13"10	網協	林憲德	13” 77	大安教會	陳仁山	14” 32	慕義教會
長春女 100	林玉麗	20"18	慕義教會	黃林月嬌	21"53	崇正會	蔡梅子	21"87	天僑教會
長春男 100	黃政修	15"53	崇正會	蔡光政	15"95	新生教會	張南夫	16"46	籃協
青少女 200	劉潔瑩	28"40★	網協	陳怡君	34” 03	慕道教會	林雅琪	34” 15	大安教會
青年女 200	Raquel	30"94★	華僑教會	宋美麗	34"58	籃協	紀惠菁	34"66	慕義教會
青壯女 200	李秀英	33"08	慕道教會	陳惠玲	33” 19	慕義教會	蔣白蘭	34” 07	慕義教會
壯年女 200	柯家玲	35"11★	崇正會	劉秀美	38” 72	天主堂	黃瑞珍	39” 25	網協
青少女 400	Isabelle	1'17"14	大安教會	劉潔凌	1'17"84	網協	Zheng Xue Ling	1'23"49	聖保羅教會
青少男 400	陳睿智	1'01"06	慕義教會	趙啟廷	1'01"74	大安教會	Kalleo	1'02"25	全真道院
青年女 400	魚鳳	1'19"13	籃協	Michele	1'22"86	網協	Zheng Xue	1'23"81	聖保羅教會
青年男 400	徐子晨	1'00"62	天僑教會	周道安	1’ 02” 54	慕道教會	鄭達龍	1’ 02” 93	崇正會
青壯男 400	葉倫群	1'02"44	崇正會	許俊廷	1’ 05” 55	慕義教會	戴志人	1’ 06” 82	慕義教會
壯年男 400	洪醒狼	1'03"54	網協	Roberto	1’ 04” 71	榮光會	陳仁山	1’ 06” 25	慕義教會
青少男 800	揭祥瑞	2'40"45	天主堂	呂育興	2'44"92	華僑聯會	曹嘉威	2'53"92	崇正會
青年男 800	蕭正彥	2'27"39	籃協	陳啟亮	2'30"17	網協	陶力豪	2'35"03	華僑聯誼會
青壯男 800	Tu Moon	2'37"61	全真道院	鄧祥偉	2'48"95	崇正會	詹志偉	2'50"93	慕道教會
不分齡女 800	陳惠玲	2'54"78★	慕義教會	蔣白蘭	2'58"16★	慕義教會	陳蕙婷	3'05"54	彌陀寺
不分齡男 3000	蕭正彥	10'53"17★	籃協	Samuel	11'19"27★	華僑教會	William	11'20"02★	新生教會
兒童女 400 接	施恩堂	1'09"86		崇正會	1'12"34		籃協	1'14"54	
兒童男 400 接	華僑教會	1'09"61		崇正會	1'11"54		慕義教會	1'12"88	
青少女 400 接	大安教會	1'01"27★		慕義教會	1'02'20		網協	1'04"03	
青少男 400 接	大安教會	52"29		慕義教會	53” 90		全真道院	54” 67	
青年女 400 接	華僑教會	1'00"38		網協	1'05"45		慕義教會	1'05"54	
青年男 400 接	新生教會	48"85		網協	49” 80		天僑教會	50” 82	
青壯女 400 接	慕義教會	1'03"84★		網協	1'10"59		華僑教會	1'11"17	
青壯男 400 接	慕義教會	53"88		網協	55"58		崇正會	57"44	
壯年女 400 接	網協	1'12"46		新生教會	1'15"59		崇正會	1'15"83	
壯年男 400 接	慕義教會	55"33		網協	56” 72		大安教會	58” 01	
長春女 200 接	慕義教會	46"69		網協	47"14		崇正會	48"20	
長春男 400 接	網協	1'08"32		慕義教會	1’ 20” 03		崇正會	1’ 20” 18	
大隊 1200 接	慕義教會	3'12"59		網協	3'14"89		崇正會	3'18"50	

說 明： —— 如有錯漏，依大會公佈者為準。
—— ★ 表示破大會紀錄。
—— 2006-09-07 於聖保羅市立 Ibirapuera 體育場。

【重要紀事】我愛媽媽懇親聯歡 溫馨又圓滿

由崇正會和客家活動中心聯合主辦的 2006 年我愛媽媽懇親聯歡會，於 5 月 28 日(星期日)在客家活動中心集賢廳，參加鄉親 600 多人。

活動程序為：

10.30~12.00——報到、影片欣賞、自由聯誼

12.00~12.50——慶祝大會

13.00~14.20——愛宴聚餐(每家攜帶菜餚一份；米粉、湯、水果、飲料及餐具，由大會準備)

14.30~17.30——聯歡、摸彩、餘興節目

參加的媽媽均獲贈禮品和摸彩券，摸彩獎品則由理監事贊助提供。設有幼兒托護室，照護

3 歲以上兒童。

大會由會長黃政修主持，他肯定客家母親的偉大；名譽會長張永西則推崇客家媽媽對客家活動中心的貢獻。經文處何建功處長感謝崇正會對僑社的奉獻，認為推動搖籃的母親是主要的動力。司儀鍾建仁適時穿插母親節的來由、意義，則加強了大家的認識。聯歡節目由楊國斌策劃主持，有歷代服飾展及舞蹈(唐韻)、大家來唱(兩枝甘蔗)、小小插劇(常務理事)、魔術、合唱(客家合唱團)...等。節目後，由母親代表張曾素霞女士致謝詞。整個活動於五點半左右圓滿結束。

張曾素霞女士接任世界華商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會長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第四屆會長張曾素霞女士，於六月十一日晚上八時在巴西客家活動中心合群廳舉行的交接典禮中正式接任，由聖保羅台北經文處處長何建功監交印信。

張曾素霞女士接受印信後，致詞感謝大家的推舉，她覺得責任重大、心情惶恐，但是一定會在既有的基礎上努力推動會務、給僑社帶來感性美好的有意義活動和貢獻，希望大家不吝給予支持和指教。

張曾素霞女士係客家活動中心主任委員張永西先生的夫人，十餘年來，先後襄贊張永西服務巴西客家鄉親工作及客家活動中心的籌建營

運，奉獻良多。尤其是本刊 1996 年的創刊，就是在她發心認養下成長茁壯的。她本著客家婦女的美德廣結善緣，在幕後默默奉獻而不求名位；但是拗不過婦女企管協會巴西分會理事們的熱忱推舉，只好勉強走到台前接受新職。她將以參加客家婦女組的工作熱忱和經驗，和該分會的會員們一同努力扮演賦予的角色任務。

交接典禮後，有席開 20 桌的西式套餐。餐宴中進行餘興節目，包括客家合唱團的演唱、鋼琴演奏、兩組四重唱，以及卡拉 OK，都很精采叫座，一直熱鬧到午夜時分才結束。

桃園全民舞蹈協會及展韻文化藝術團 來巴西宣慰僑胞

由鍾百合老師率領的桃園縣全民舞蹈推廣協會暨徐秋妲的展韻文化藝術團一行十二人，於十月三日上午抵達巴西聖保羅。

他們於上午拜會主辦這次雙十國慶活動的中華會館，由理事長黃國正率同理監事熱忱接待。晚上七時三十分，應崇正會和客家活動中心之邀，在小銀牛烤肉店 BABY BEEF MORUMBI 接受一百五十餘位鄉親之共同款待。黃政修會長表達了主人的歡迎詞後，經文處何建功處長則感謝他們遠道帶來的精采節目，必能達到慶祝雙十國慶和宣慰僑胞的目的。黃國正除了說明促成該團成行的因緣外，也概略介紹了他們的行程，還要遠赴巴拉圭東方市和里約各表演一場。接著由團長鍾百合老師一一介紹表演團成員與大家認識，他們都是

各有所專，在歌、舞、演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將盡心盡力做最好的演出，以答謝大家的盛情歡迎和接待。

傳統的巴西烤肉餐敘，讓他們感到新奇而溫馨，鄉親的熱情款待更讓他們感動！他們於十月八日下午三時，在客家活動中心集賢廳的慶祝雙十國慶聯歡會上盛大公演；並於十月十日晚上，在客家大樓文化中心禮堂的慶祝雙十國慶酒會上，演出具有代表性的歌舞。十月十三日晚上，張雲輝鄉親在家接待；十月十四日，童崇鎮鄉親在其農莊宴請全團，並致贈禮物和紅包；十月十五日晚上，崇正會在會館舉行惜別宴...。對於只有巴西客家鄉親才擁有的熱情接待，她們都非常感謝和感動！

本刊總編鄧幸光獲任為僑務委員

本刊總編輯鄧幸光，經崇正會和客家活動中心之強力推薦，自九月一日起獲任為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張永西先生兩任期滿，改聘為僑務諮詢委員。

鄧幸光現任巴西客屬崇正總會顧問主席、巴西客家活動中心常務監察、《客家親》總編輯，係專欄作家，專長是文學與教育。1996 年 3 月，他參與崇正會工作後，盡心盡力於客家事務，

特別是宏揚客家文化、提升客家形象、凝聚客家意識、團結客家力量，更是不遺餘力奉獻。他感謝有關社團暨鄉親僑賢各種道賀，所有精金美玉的賀詞，都將轉化為對他的鞭策鼓勵。他說這是老牛加軛，除了必須一本初衷，更將堅持耐力，期能榮耀客家與巴西華僑。

WILLIAM WOO (威廉巫)當選巴西聯邦眾議員

WILLIAM WOO (威廉巫)參加巴西聯邦眾議員(DEPUTADO FEDERAL)競選，於 10 月 1 日投票結果，以 113010 票當選，踏出了巴西華僑進入國會成功的一步。

WILLIAM WOO 是現任聖保羅市議員，自 2000 年當選後，服務僑社不遺餘力，貢獻很多；對客家活動中心和客屬崇正總會的護持不少。去年客家活動中心落成暨全美客家懇親會在聖保羅舉行時，曾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獎表彰。這次後援會就設在客家大樓，選前造勢餐會、勝選感恩聯歡會等，都在客家活動中心提供的集賢廳舉行。客家鄉親與巴西僑界團結合作、出錢出力的奔走拉票，終於挑戰成功，大家都引以為榮！

宇光在競選的最後關頭，曾撰文呼籲大家說：

「華人參政巴西的路，要靠我們一張張的選票鋪出來；華人參政巴西的榮譽高峰，要靠 WILLIAM WOO 引導我們一同攀登。我們要把『華人參政，人人有責』的理念，落實為『華人參政，人人有榮』的時刻。移民生活有很多委屈和心酸，我們要他為僑胞作喉舌，替僑胞傳心聲。…」我們終於迎接了這個光榮的時刻，我們非常歡欣有了自己的喉舌傳達心聲！

鍾正彥榮獲醫學博士 學術造詣深受肯定

鄉親鍾崑龍和張明珠伉儷的公子鍾正彥，於今年六月通過聖保羅大學醫學(耳鼻喉科)博士學位，大家都與有榮焉！鍾先生一家住在 São José dos Campos，深居簡出，較少參加聖保羅方面的僑社活動，但是對子女的教育卻從沒有忽略。鍾正彥在耳鼻喉科方面有獨到的研究，造詣很深，這次榮獲博士學位就是最佳的肯定。

前些年獲得醫學博士的還有精神科領域的鄧介敦和王元邦，獲得電腦博士的則有李冠憬。於此可見客家鄉親重視子女教育的成就！希望大家繼往開來，在巴西學術領域拓出更美好的天地。

張鴻林的熱導電漿處理廢棄物工廠開幕啟用

由黃政修先生艱辛開創、張鴻林鄉親堅持完成的巴西華僑第一家熱導電漿(Ecochamas)處理廢棄物的工廠，於 6 月 21 日下午在里約州的 Resende 正式開幕啟用。

里約州政府商業發展廳的秘書、Resende 的市長、議會議長、工商秘書...等都親自出席開幕酒會並致詞道賀。從聖保羅前往的則有張永西、黃政修、劉振聲...等鄉親及朋友二十多人，大家都覺得難能可貴並引以為榮！

張鴻林特別感激黃政修的辛苦開創和一路的帶領幫助。他說，熱導電漿的方法已走出實驗階段，傳統的工業和醫療廢棄物的處理，目前已被熱導電漿取代了；對於解決廢棄物，這是一個安全、完美且經濟有效的最現代化科技。

經過三個多月的運作，機器設備和業務都逐漸正常，這是巴西華人在新世紀環保的創舉；相信必能鴻圖大展、造福社會！

客家親・1996年9月27日創刊・第31期・2006年10月25日出版・崇正會發行

1 不是膨風.....	鄧幸光	16 海濱絮語.....	閑人
2 自修客語經驗談.....	劉俊男	17 懷念那些老歌.....	菊菊
3 鄧祥偉榮獲醫學博士.....	編輯室	18 食酒歌.....	徐翠真
4 拜公媽.....	葉倫芳	19 言語、文化及精神.....	曹林盛
8 無盡的思念.....	琴	20 一路纏綿的組曲.....	宇光
9 隨緣拾穗.....	蔡正美	21 孩子的母語越多越優越.....	楊秀明
9 贊助參與本刊徵信.....	編輯室	22 偏見與月暈效應.....	編輯室
10 一閃一閃亮晶晶.....	邱秀文	23 無聲的愛.....	編輯室
10 剃頭.....	阿釘四	25 第六屆運動大會.....	編輯室
12 點點滴滴憶阿哥.....	長虹	27 重要紀事.....	編輯室
13 紅塵有愛總傷心.....	花束子	28 WILLIAM WOO 當選國會議員.....	編輯室

14 泰晤士河之戀……………	竹 菁	28 鍾正彥榮獲醫學博士……………	編輯室
15 花緒……………	琴	28 張鴻林的熱導電漿工廠啟用…	編輯室

◎ 下期明年 1 月 10 日截稿：傳真 5093-9715. e-mail：yk919@hotmail.com yukuang@ig.com.br ◎